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一）　（廿三）

陳宛丘詁訓傳第十二

陸曰陳者胡公嬀滿之所封也其先虞舜之胄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器用與其神明之後故妻以元女其子滿乃封於陳以備三恪其地宛犧之墟在古豫州之界宛丘之側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陳譜　陳者大皞虙戲氏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曰陳者大皞之墟也漢書地理志云淮陽古陳國舜後胡公所封也大皞又號虙戲故連言之虙戲即伏犧字異音義同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妻以元女大姬。正義曰襄二十五年左傳稱子產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是鄭所據之文也傳言爲周陶正知武王者樂記云武王克殷未及下車封帝舜之後於陳則胡公是

武王封之大姬又武王之女故知是武王也世家云陳胡
滿者虞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居於媯汭其後因爲氏姓媯氏
旣傳禹天下舜子商均爲封國夏后之時或失或續至于周
武王克殷乃復求舜後得媯滿封之於陳以奉舜祀是爲胡公
是胡公姓媯名滿也昭八年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
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賜之陳世家以爲胡公之
前已姓媯者非也哀元年左傳稱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
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虞思在胡公之前仍爲虞國明是胡
始姓媯耳何知胡公非閼父之身而知其子者以傳言閼
閼父以虞爲號不爲陳也以元女大姬配胡公一言閼
明胡公非閼父也故杜預亦云胡公閼父之子不言封閼
封其子者蓋當時閼父已喪故也恪者敬也王者之後
其後示敬其義云三恪尊於諸侯二王之後則杜云
外別立三恪謂黃帝堯舜之後也唯杜義二三國
後又以舜後謂之恪并二王之後爲三國其禮轉崇
已故以一恪以爲陳與杞宋共爲三恪杜云武王下車
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
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封舜後於陳
洛杞宋別爲二王之後宜〇其[illegible]貢豫則之東其地
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illegible]猪〇正義曰禹

貢豫州云導菏澤被孟豬又曰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注云
豫州熊耳外方明豬皆豫州之地禹貢地理志外方即嵩高
也明豬在雎陽縣東北檢鄭昌禮地理志外方屬鄭宋
雎陽在明豬西南明豬屬宋也故鄭譜云在豫州外方之北
荷澤在定陶西及豫州明豬之野是陳境不及外方明豬故
名山大川明豬猶屬豫州陳在明豬之西則是豫州境大明
豬尚當作盟豬即左傳稱孟諸之麋爾雅云宋有孟諸是也
但言[illegible]聲之變耳〇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
俗化而爲之〇正義曰地理志云周武王封舜後媯滿于陳是爲
胡公妻以元女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巫故其俗巫鬼
者詩稱擊鼓於宛丘之上婆娑於枌栩之下是有大姬歌
舞之遺風也又云婦人尊貴好祭祀不言無子鄭知無子
者以其好巫好祭明爲無子禱求故言無子若大姬無子
左傳二十年云我周之自出杜預曰陳周之出者蓋大姬無子後
生子以禱而得子故彌信巫覡也楚語云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覡巫是總名故漢書唯言好巫〇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政衰
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〇正義
曰世家云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卒弟相公皐羊立卒申公
子突立是爲孝公卒子慎公圉戎立卒子幽公寧立除
一及餘以父子相生爲五世也世家又云幽公十二年周厲王

奔于晉是當周厲王時也宛丘刺幽公淫荒昏亂是其事也東門之枌云子仲之子婆娑其下傳曰子仲陳大夫氏是其大夫淫荒也此二篇皆刺幽公故云國人傷而刺之也世家又云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三十八年卒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大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大子免之三弟長者名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是爲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爲莊公莊公七年卒立少弟杵臼是爲宣公宣公四十五年卒子款立是爲穆公穆公十六年卒子共公朔立十八年卒子靈公平國立此世家所言君次也案春秋桓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左傳曰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則是佗自殺免非蔡人爲佗殺免也桓六年經云蔡人殺陳佗莊二十二年傳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經云蔡人殺陳佗傳言蔡人殺五父則五父與佗一人不得云爲佗殺五父也六年殺佗十二年陳侯躍卒則躍爲厲公即是躍躍既爲厲公則無復利公矣馬遷既誤以佗爲厲公又妄稱躍爲利公檢春秋世次不得有利公也所言蓋見公羊傳云陳佗淫於蔡人蔡人殺之因傳會爲說云誘以好女而殺之案蔡人殺佗在桓六年出世家言佗死而躍立五月而卒然則雖亦以桓六年卒矣而春秋之經躍卒在桓十二年佗之死非徒五月皆史記之謬也其詩宛丘東門之枌序云幽公爲幽公詩矣衡門序云誘僖公東門之池東門之楊從上明之亦言僖公詩也墓門刺陳佗陳佗詩也防有鵲巢云宣公月出亦從上明之亦爲宣公詩也澤陂言靈公爲靈公詩也鄭於左方中皆以此而知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爾雅云宛中宛丘郭云中央隆高○

【疏】宛丘三章章四句至無度焉○正義曰淫荒謂耽於女色昏亂謂廢其政事游蕩無度謂出入不時聲樂不倦游戲放蕩無復節度也非獨淫於婦人但好聲好色是荒廢也故以淫荒之毛以此序所言是幽公之惡經之所陳是大夫之事由君身爲此惡化之使然故舉大夫之惡以刺君以經之所陳即是幽公之惡經序相符也首章言其信有淫情威儀無法是淫荒也下二章言其擊鼓持羽冬夏不息游蕩無度者謂無復時節度量○序云飲酒無度與此同

子之湯兮宛丘之上

兮 子斥大夫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箋云子者斥幽公也游蕩無所不爲○湯他郎反舊[illegible]

洵有情兮而無望兮 洵信也箋云此君信有淫荒之情其威儀無可觀望而則傚○洵音荀[illegible]

疏 子之至望兮○毛以爲子大夫之游蕩兮在於宛丘之上兮此人信有淫荒之情兮其威儀無可[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當朝夕恪勤助君治國而游蕩高丘荒廢政事[illegible]化之使然故舉之以刺幽公也○鄭以爲子者斥[illegible]

[illegible]其義則同○傳子大至宛丘○正義曰傳以下篇[illegible]此與相類則亦是大夫但大夫稱子是[illegible]

[illegible]大夫序云游蕩經言湯兮故知湯是蕩也[illegible]

[illegible]宛然是爲四方高中央下[illegible]

[illegible]如一宛丘矣爲丘之宛中中央[illegible]

[illegible]言中央高矣何以變言宛中[illegible]

[illegible]正反[illegible]上文備說丘形有左高右高前高後高[illegible]故

死丘中[illegible]言中央高矣向以變言宛中[illegible]是也

[illegible]云中央下取此傳爲說○箋子者至[illegible]爲○正

[illegible]皆云[illegible]刺大夫淫荒序云[illegible]此序[illegible]經

[illegible]下[illegible]之事不宜以爲六年[illegible]四年[illegible]公[illegible]則[illegible]

之所陳皆幽公之事[illegible]子諸侯之臣亦[illegible]曰子于山

謂[illegible]公曰[illegible]姓安子諸侯說子則[illegible]諸侯[illegible]

有樞云子有衣裳子有車馬子者斥昭公明此子[illegible]斥幽公

[illegible]易傳也云無所不爲言其[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幽公事事皆爲也○傳洵信○正義[illegible]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 坎坎擊鼓聲○坎苦感反[illegible]

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箋云[illegible]

疏 坎其至鷺羽○毛以爲坎然爲聲者其是大夫擊鼓之聲在於宛丘之下無問冬無問夏常持其鷺鳥羽翳身而舞也鼓以[illegible]

[illegible]舞者所持以指麾○[illegible]舞戲樂[illegible]有時節今幽公化之大夫游蕩無[illegible]節而[illegible]以

刺公也○鄭以製幽公爲異其文義同○傳值持至爲翳○正義曰鷺[illegible]執持之物故以值爲持鷺鳥之羽可以爲[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之[illegible]詩之也釋鳥云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

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illegible]

水鳥也好而潔白故謂之白鳥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

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青[illegible]高尺七八寸尾如鷹尾[illegible]三

寸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

則弭之今吳人亦養焉好而[illegible]王[illegible]有朱鷺[illegible]

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illegible]飛翔而來舞

名白者赤者少耳此舞所持持其白羽也

坎其擊缶宛丘之道 盎謂之缶○缶方有反○疏 傳盎謂[illegible]○正義曰釋器文[illegible]云[illegible]缶

[illegible]亦作[illegible]烏浪反○[illegible]

瓦器郭璞曰盆也此云擊缶則缶是樂器易離卦九三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注云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又坎[illegible]知使奈王鼓二長樂器爲缶也坎卦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天子大臣以王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玄酒以缶[illegible]卦初六有孚盈缶注云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缶汲器也[illegible]汲水之器然則缶是瓦器可以[illegible]盛

無冬無夏值其鷺翿

翿翳也○翿音導 疏 翳○正義曰釋言文[illegible]曰舞者所以自蔽翳[illegible]音義同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枌符云反亟欺冀反○

疏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至井爾○正義曰男棄其業子仲之子是也女棄其業不績其麻是也會於道路者首章上二句是也歌舞於市井者次章是也經先言歌舞之處然後責其棄業序以棄業而後敖游故先言棄業所以經言倒也此實歌舞於市而謂之市井者白虎通云因井爲市故曰市井應劭通俗云市恃也養贍老少恃以不匱也俗說市井謂至市者當於井上先濯其物香絜及自嚴飾乃到市也謹案古者二十畝爲一井因爲市交易故稱市井然則田本井田之中交易爲市故國都之市亦因名市井禮制九夫爲井應劭二十畝爲井者劭依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竈廬舍其交易之處在廬舍故言二十畝耳因井爲市或如劭言三章皆述荒亂之事首章獨言男子於枌栩之下下二章上二句言女子候善明之從男子於會處下二句陳男女相說之辭明歌舞之處皆男女相從故男女互見之○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枌白楡也栩杼也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栩況浦反杼常與反說文丈與反

疏 傳枌白至所聚○正義曰釋木云楡白枌孫炎曰楡白者名枌郭璞曰枌楡先生葉卻著莢皮色白是枌爲白楡也栩杼釋木文序云亟會於道路知此二木是國

之道路交會男女所聚之處也○婆步波反說文云婆舞也箋云之子
女子也○婆音同婆桑何反說文作𡛥行之今此所用婆桑何反說
文作𡛥行之今此所用婆桑何反說文作𡛥行之今此所用婆桑何反說
名氏此云子仲之子隨云陂池也澤訓云李巡曰婆娑盤辟無他
大夫之氏姓也禮孫以王父字爲氏此人上祖必有字子仲是
者汝氏子仲也云婆娑舞也○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績麻
孫炎曰罷者之空處婆娑然○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績麻
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
男子也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箋云穀旦明于日差
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旦是本亦作旦王七反王音嗟辨詩作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
案毛無此字宜從箋讀曰相擇矣同

麻衣如雪

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麻衣如雪謂其衰也○

適

往也

婆娑其下

婆娑舞也○正義曰知子仲之子婆娑舞也箋云之子子仲陳大夫氏者以其風於
男女桑間之事非所宜刺在位之人若是庶人不足顯其氏族言之明子仲是
事也○箋之子男子○正義曰序云績麻婆娑盤辟無他
子棄業則經之所陳有男有女下云績麻是女知此之子是
男子也本云之子是子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

穀善也原大夫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箋云穀旦明于日差
擇也朝日善明日相擇矣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
旦是本亦作旦王七反王音嗟辨詩作徐七何反沈云毛意不作嗟
案毛無此字宜從箋讀曰相擇矣同

不績其麻

箋云績麻者婦人之事也○

市也婆娑

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至婆娑○正義曰言陳國
男女桑間事業俊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淫
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適

往也

婆娑其下

婆娑舞也○正義曰知子仲之子婆娑舞也箋云之子子仲陳大夫氏者以其風於
男女桑間事業俊良辰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淫
雲風雨則曰可以相擇行樂矣彼南方之原氏有美女國

中之最上處可以從之以也男女既如是彼原氏之女即不復績
麻於市也與男子聚會婆娑而舞是其可疾之甚○傳穀善至
也原大夫氏○正義曰言陳國
季女如陳華原帥是陳頁大夫姓原氏也○箋旦明至上處
○正義曰旦謂早朝故言明也擇謂善明乃云于日於也故于得爲
曰差擇○差初佳反沈云于曰於也故于得爲
擇詩文民皆敬見朝日善明乃云擇是男子擇女故
擇刺其以美景發華故望
知南方原氏之女可以爲上處○箋意相擇則是男子擇女故

穀旦于逝越以鬷萬

之所會處也○逝往鬷數邁行也箋云越於
鬷總也朝旦善明日往矣謂
往之所會處交合行○鬷子公反處昌慮反說男

視爾如荍貽我握椒

荍芘芣也椒大香也○荍音巧芣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
色美如芘芣芣芘芣也椒大香也○荍音巧芣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
芘之所田○芘祁鏡反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交情好也此本亦
亂之所田○芘祁鏡反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交情好也此本亦
反芣音浮又芳九反說音悅遺唯季反好呼報反○

貽

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此本亦作詒

荍

芘芣也

芣

芘芣也

椒

大香也

至握椒

○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淫
以往之所會處也○毛以爲陳之女人見美景而歌舞淫泆見朝日善明無淫
總而行至於會所要見男子乃陳往日相好之事語女以寐
人云我往者語汝云我往日相親好之事語女以寐

波則遺我以一笥之椒兼其事業作如此淫荒故疾之也○
廣唯以懽爲揔言於是男女揔集合行爲此淫亂之事○傳
揔集合行釋詁文萬行釋言文懽訓麻緂也
迨行至三遇行○正義曰迨往釋詁文萬行釋言文懽訓麻緂也
妄數一卄而用繩紀之故懽爲數王肅云懽數積之緂也
○箋越於至合行○正義曰越於釋詁文商頌稱懽假無言
爲揔集之意則此亦揔集而合行也上章于差謂男女揔
集之意也○傳或茹茅釋草文舍人曰茹一名虮鉏鄭樸曰
芬香○正義曰芣茹釋草文舍人曰茹一名虮鉏鄭樸曰
今制藥也似蒜葉芒閩氏云小草多華少葉葉只麪起陸機
疏云芣不一名荊葵似蕪菁華紫緑色可食微苦是也椒之
實芬香故以相遺也定本云椒芳物○箋男女至所由○正
義曰言相訟者男說女而言其色美女說男而遺之以謏交
我曰言相訟也知此二句皆是男辭者言我視尔顏色之
美如茂芣之華若是女所不得言男子色美如華也思其往
日相愛今復會焉至亂詩人言此者本其淫風說之所由耳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

其君也誘進也掖扶持也○此古文稱言誘音酉原音頟誤也掖音亦○正義曰
衡門三章章四句至其君○正義曰作衡門誘僖公也
以僖公懽愿而無自志之志故國人作是衡門詩者誘僖公也
扶持其君誘進使自強行順令四
○箋誘進也掖扶持○正義曰誘進釋詁文云掖脅也傳二
十五年左傳云二札從國子烈子脅城村以赴外殺之謂村其脅
而投之城外也此言誘掖者誘謂在前導之掖謂在傍扶之
故以掖爲扶村也定本作扶持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

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泌泉水也洋洋廣大也樂飢可以樂道志飢忘食也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
之可飲以樂飢以喻人君憨愿在用賢臣則政教成亦猶是
也○泌悲位反洋音羊樂本又作療毛音洛鄭召反沈云
舊皆作樂字晚詩本有作療字當從療下作療案說文云療
樂也本作療下注放此樂以形声言之殊非其義療
治也療或療字也則毛正作樂鄭本作療毛以爲雖淺陋衡門
猶可以棲遲游息以興雖此陂

小國之中猶可以興治致政然賢者不以衡門之淺陋則不游息於其下以喻人君不可以國小則不興治致政君何以不興治致政手觀泌水之流洋洋廣大君可以樂道忘飢何則泌者泉水涓流不已乃至廣大況人君寧不進德積小成大樂道忘飢乎此是誘掖之辭○鄭以下二句言泌水之流廣大洋洋然飢者可飲之以療飢以興有大德賢者人君可任之以成德教誘君以任賢臣餘同○傳衡門至遊息○正義曰考工記云人注云衡古文橫假借字也然則衡橫義同故知衡門橫木為門門之瘵者有阿塾堂宇此唯橫木為之言其淺也釋詁云棲遲息也舍人曰棲遲行步之息也○傳泌泉至忘飢○正義曰即國有毖彼泉水知泌為泉水王肅云洋洋泌水可以樂道忘飢巍巍南面可以樂治思亂孫毓唯肅云既巍巍矣又安得亂此言臨水歎逝可以樂道忘飢是感激立志慷慨之喻猶孫子曰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云尒案此傳云泌者泉水又云洋洋廣大則不可以逝川喻年老故今為別解案今定本作樂飢觀此傳亦作樂則毛讀與鄭異○箋飢者至猶是○正義曰箋以經言泌之洋洋可以療飢則是以水治飢不息視水為義且下章勸君用賢故易傳以為喻任用賢臣則政教成也飲水可以療渴耳而云療飢者飢久則為渴得水則亦小療故言飢以為韻○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為妻必齊之姜箋云此言何必河之魴然後可食取其口美而已行必大國之女然後可妻亦取貞順而已以喻君任臣何必至人亦取忠孝而已齊姜姓○魴音房取音娶下文同○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箋云宋子姓○疏箋齊姜姓宋子姓○正義曰齊者伯夷之後伯夷主四岳之職周語作四岳賜姓曰姜宋者殷之苗裔契之後也殷本紀云殷封契於商賜姓曰子是齊姜姓宋子姓也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孔安國云停水曰池○疏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至君子○正義曰此實刺君而云刺時者由君所化使時世[illegible]淫故言刺時以廣之欲以配君而謂之君子者夷謂夫為君子上下通稱據賢女為文故稱以配君子經三章皆思得弊女之事疾其君之淫昏序其思賢女之意可於經無所當也東門之池

可以漚麻 興也池城池也漚柔也箋云於池中柔麻使可繩績作衣服池者喻賢女能柔順君子成其德教○漚烏豆反緝七立反西州人謂績爲緝○彼美淑姬可與晤歌 晤遇也箋云晤猶對也言淑姬賢女君子立與對歌相切化也○淑音淑本亦作淑善也晤五故反 疏 東門至晤歌○正義曰東門之外有池水此水可以漚柔麻草使可緝績以作衣服以興貞賢之善女此女可以柔順君子使可脩政以成德教既已思得賢女又述彼之賢女言彼美善之賢姬實可與君對偶而歌也以君淫昏故思得賢女配之與之對偶而歌冀其切化使君爲善○傳池城池漚柔○正義曰以池繫門言之則此池近在門外諸詩言東門皆是城門故以池爲城池考工記慌氏以涗水漚其後注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湊烏禾反然則漚是漸漬也名此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韌也○傳晤遇○正義曰釋言云遇偶也然則傳以晤爲遇亦爲對偶之義故王肅云可以與相遇歌樂室家之事意亦與鄭同○箋晤猶至切化○正義曰所以欲使對歌者以歌詩陳善惡之事以感戒人君君子得此賢女宜與之對歌相感切相風化以爲善故思之美女而謂之姬者以黃帝姓姬炎帝姓姜二姓之後子孫昌盛[illegible]家之女美者尤多遂以姬姜爲婦人之美稱成九年左傳引此詩云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是以姬姜爲婦人美稱也○東門之池可以漚紵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直呂反字又作苧○ 疏 漚紵○正義曰陸機疏云紵亦麻也科生數十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荊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宿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剝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徽紵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言道也○菅古顏反茅已漚爲菅○ 疏 漚菅○正義曰釋草云白華野菅郭璞曰茅屬白華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之名之爲菅然則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爲茅也陸機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也○迎魚敬反下注同 疏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至至者○正義曰毛以

昏姻失時若夫秋冬之時鄭以爲失仲春之時言親迎女無
不至明不親迎者相違廢矣故舉不臣者以刺當時之淫亂
也言相違者正謂女違男使民遠耳非謂男亦遠女也經二章
皆上二句言昏姻之禮也其餘盖亦言男女失時不速親
句言親迎而女不至也○東門之楊其葉牂牂
秋冬之際云楊葉牂牂三月中也與者與楊俱生也興也
荊晚也失仲春之月○牂牂然盛貌言男女失時不速親
煌煌
色不清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然○煌言星皇○疏東門至煌煌
煌○毛以爲徐幹者以楊葉初生興昏之正時楊葉二大裏晚
於正時故言東門之楊其葉牂牂三月中也與者與楊葉俱生之時月已至於春矣時之晚已大矣不
復見其初生之時以興歲之時月已至於春矣男子親迎
不復及其秋冬之時又復違風大行女留他色又男子親
迎者用昏時以爲朝今女一不肯時行至於明星煌煌而夜
已極深而竟不至禮當及時親迎至昏姻
失時男女相違如是故棄
之後爲異其事則同○傳牂牂至昏姻○正義曰此刺昏姻
失時而興楊葉爲喻則楊葉已盛喻
時毛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言男女失時不速秋冬之際
楊葉初生喻正時楊葉已盛喻

冬爲昏無正文也此風云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知迎妻之禮
當在冰泮之前荀卿書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之
冰泮二月也然則荀卿之意自九月至於正月於禮皆可焉
民人也在焚書之前必當南所據毛公親事荀派故亦以爲
秋冬家語云掌士閉藏爲陰而爲化育之始故聖人以合男
女窮天數也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業起昏
禮以秋冬爲昏之正時故傳云男女失時不速秋冬之月不以楊葉
云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
礼殺於此又云冬合男女春須爵位家語出自孔家毛氏或
見其事故依用焉地官媒氏
也奔者不禁唯謂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皆以奔育人民特令
以仲春會耳其男未三十女未二十者皆用秋冬不得用仲
春也○箋楊葉至之月○正義曰箋亦以楊葉之盛興興
正時也鄭言楊葉牂牂三月中者自言葉盛之月不以楊葉
爲記時也董仲舒曰聖人以男女陰陽異道同類歎天道嚮
秋冬而陰氣來嚮春夏而陰氣去故古人霜降始逆女冰泮殺止
而殺王與陰俱近而陽遠也孟
前晚失仲春之月鄭不見家語不信荀卿以昏姻之月唯在仲春故以
之月今會男女故以仲春爲昏月其邶風所云自謂及冰泮
行請期礼耳非以冰之未泮已親迎也毛意或自愚據以爲
定解詩內諸言昏月皆各從其家○傳期而不至○正義曰
亭言親迎而女猶有不至者則是終竟不至耳或深乃至

言明星煌煌者男子待女至此時不至也傳瀟此時女期而不至也○箋親迎至煌煌猶煌煌然亦言至此時不至也東方明星煌煌然人必爲異人之色故云女留昏以爲期不得之時非謂此時至也用昏者孔以昏時至庭燎之光燭人之處○正義曰士昏禮云主人爲賓在門外北面再拜賓不答拜入門左北面女從之入門東方明星煌煌猶將曙也○箋反

東門之楊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晢晢猶煌煌也○晢之世反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牂牂猶將將也○牂子郎反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不義者謂弑君而已立○本一作佗同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

墓門二章章六句

斯析也○斯音析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

夫音扶

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昔然猶曩曩也○曩乃浪反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之子有室有家下民之孽

義惡加萬民定本下民作人

月出刺好色也

月出三章章六句

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勞心悄兮

皎音絞○僚音遼○糾居黝反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慢受兮勞心慅兮

懰音流○慢音漫○慅七刀反

月出照兮佼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

燎音遼○紹音遙○慘七感反

株林刺靈公也

株林三章章六句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

胡何也○從才用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

匪非也○適音的

匪適株林從夏南

澤陂刺時男女相悅而傷其政也

澤陂三章章八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傷如之何猶言奈之何○寤覺也○爲于僞反○滂普郎反○沱徒何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蓮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寤寐無爲中心悁悁

卷音權○悁於緣反

彼澤之陂有蒲與蕳有美一人碩大且儼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儼魚檢反○輾展善反○枕之鴆反

檜譜

檜在鄭之東都畿之內其地今屬京兆新豐縣是也○檜古外反○豐芳戎反

檜仕平王之東遷其君好潔鮮衣裳而國人憂其儉以傷禮其臣憂其褊以無法其民憂其湫隘而無所依故思周之明王以救己焉

好呼報反○褊方典反○湫子小反○隘烏懈反○焉於虔反

羔裘刺朝廷不純好潔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豹袪自我人居居

袪去魚反○居居猶蹙蹙也○蹙子六反

羔裘豹袖自我人究究

袖似又反○究究猶九九也○九九猶鳩鳩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素冠三章章六句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勞心慱慱

庶幸也○慱音團

庶見素衣兮我思古人俾我祇且

俾使也○祇音支

庶見素韠兮我事孔嘉我心寫兮

韠音必○寫除也

隰有萇楚刺無情性也

隰有萇楚三章章六句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天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猗儺柔順貌○儺乃多反○沃於毒反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華音花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匪風刺亂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偈其謁反○怛丁達反

匪風飄兮匪車嘌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嘌匹妙反○弔本又作恤

匪風偏兮匪車曲兮顧瞻周道中心吊兮

吊本又作恤

音去也諫音音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言退縱
我猶難自古昔之常然○正義曰言皇道之明
之○毛詩曰天難乃旦反○箋云天謂人行之
至然矣○正義曰言皇道之明由幽闇出幸諫乃旦反○箋云天謂人行之
此棘此棘既生必得并力可
不明由幽闇出幸諫乃旦反○箋云天謂人行之
以訓道而善之非得明師惡終不改心至誅絶故又戒之云
汝之師傅不善國內之人皆知之矣何以不速去之乎欲其
速惡傳就兵師也○傳皇門至所思○正義曰春官皇門之
注云皇家室之也孝子所思慕之處然則室域謂之皇基
人有門敬云皇門言云斯謹也孫炎曰斯析之
雖是斯爲析義也○箋與傳異故述其意以申傳也箋君之
文不解與意故述其意以申傳也箋君之
絶其花故云陷於誅絶之罪○正義曰序云無
良師傳其知矣也正義曰序云陷於誅絶之罪
以知師人者也正云夫之言夫夫也夫或爲傳言或爲傳者
正謂武謝夫爲傳也師傳當以輔相人君故云傳相○傳昔
兄○正義曰傳稱古曰在昔昔者久遠之辭故爲久也○箋
已猶至常然
與傳昔同也今定本云昔昔也釋訓文郭璞曰謹慎語辭
昔也合兩雅俗爲誰疑辭也

有鴞萃止

梅柟也鴞惡吉之鳥也萃集也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徙以
鴞集其上而鳴人則惡之猶性因惡矣以喻陳佗之性本未必
惡師傳惡而陳佗從之而惡○鴞户驕
反萃徂醉反柟奴林反○

訊之

訊音也箋云歌謂作此詩也既作又使工歌之是謂
之告○訊又作譖音信徐息悴反告也韓詩說逮也

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我言至於破滅顛倒之急乃思我也箋云予我也歌以告之女不顧念
之言其晚也○正義曰言惠道之明有此梅柟善惡自見
上而鳴此鴞聲惡梅亦從而惡正由本未必惡徙有鴞鳥來集於其
此性善惡自然木未必惡矣以興陳佗之身有此善性
佗亦從而惡也佗師既惡而不能退去故又戒之女之師傅
也不善故我歌是詩以告之我既告之汝得我信之不顧念
之至於顛倒之急然後則乃思我之言耳至急乃思則無及
於事今何以不用我言乎○傳梅柟至萃信○正義曰梅柟
釋木文鴞惡聲之鳥一名鵂鶹一名鴟梟一名鴞舍人曰鴟梟
是也陸機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青黑色可愛肥
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必賈誼所賦鵩鳥也其肉甚美可爲炙
廣雅又同爲名憂尚施之必其
時惟

美故也○傳訓告也○正義曰釋詁文箋以歌告之有口告之嫌故辨之云歌謂作此詩使工歌之以告君是謂之告○

防有鵲巢六句

毖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

疏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三閒焉○正義曰憂讒賊者憂讒人謂焉讒以賊害於人也經二章皆上二句興也防亦邛也苕草也下二句言宣公致讒之由下二句言己憂讒之事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忉忉○箋云防之有鵲巢邛之有美苕興者興讒人也女衆讒公信多言之人故致此讒人○侜張誑惑也伊洛留反說文云有所蔽也忉忉憂勞也毛沈反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疏 ○正義曰以邛苕興宣公之朝有讒言之人亦處勢有美苕之草與己言防是邛丘也自然何則防多樹木故鵲鳥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興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公既信此讒言君子懼己得罪

告語衆讒人輩汝等是誰誑欺我所美之人宣公乎其使後心忉忉然而憂之○傳防邑邛丘苕草○正義曰以鵲之爲鳥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不處巢焉故知防是邑也丘土之高駭草生九美故邛爲丘邛丘風俗相傳云丘有蘞是美草多生於高位也苕陵苕此言云苕苕貌也此則生於高丘與彼異也陸機疏云苕苕貌也幽州人謂之翹饒憂生蒸堊如勞豆而細葉似菽蔡而青其莖葉綠色可生食如小豆藿也○傳侜張誑○正義曰釋訓文郭璞曰幻惑謀欺人者○箋誰誑至宣公○正義曰言誰爲之謀欺人之內告問是誰爲之故云誰誰誑人也臣之事君欲君美之故謂君爲所美之人○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

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甓甎也○甓薄歷反鷊五歷反今音零字書作甋適都歷反字書作靂音○

疏 中是中庭○正義曰以唐是門內之路故知中庭也釋宮云廟中路謂之唐堂塗謂之陳李巡曰廟中路名孫炎引詩云中唐有甓堂塗堂下至門之徑也然則唐之與陳廟庭之異名耳其實一也故云唐堂塗也釋言又云甎甋謂之甓李巡曰甎甋一名甓郭璞曰甎甓似小瓦有瓾邑似綬

也草餞疏云鷊五色作緞文故曰綬草。誰侜予美心焉惕惕惕惕猶忉忉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焉。好呼報反序同說音悅澤陂詩同

疏月出三章章四句至色焉。正義曰人於德色不得並時好之心既好色則不復好德故經之所陳唯言好色而已序言不好德者以見作詩之意目於經無所當也經三章皆言在位好色之事

月出皎兮興也皎月光也箋云興者喻婦人有美色之白皙。皦古了反本又作皎皙星曆反

佼人僚兮舒窈糾兮僚好貌舒遲也窈糾舒之姿也。佼字又作姣之卯反方言云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姣僚本亦作療同皆了窈烏了反又于表反糾其趙反又其小反一音具了反說文音巳小反又居酉反

勞心悄兮悄憂也箋云思而不見則憂。悄七小反

疏月出至悄兮。正義曰言月之初出其光皎然而白兮以興婦人白皙其色亦皎然而白兮非徒面色白皙又見佼好之人其形貌僚然而好色行止舒遲姿容又窈糾然而美兮思之既甚而不能見之勤勞我心悄然而憂悶兮在位如是故陳其事以刺之。傳皎月光。正義曰大車云有如皦日則皦亦日光言月光者皦是日光之名耳以其與月出共文故為月光。傳僚好至之姿。正義曰皎兮喻面色皎然謂其形貌僚為好貌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舒者遲緩之言婦人行步貴在舒緩言舒時窈糾兮故知窈糾是舒遲之姿容。傳悄憂正義曰釋訓云悄悄慍也故為憂

月出皓兮佼人懰兮舒懮受兮勞心慅兮月出照兮交人燎兮舒夭紹兮勞心慘兮。皓胡老反懰本又作懰力久反好貌焯蒼作嬼嬼妖也懮於久反舒貌慅七老反憂也燎力召反又力弔反夭於表反慘七感反憂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株林陟朱反株林夏氏邑也夏戶雅反注

下同御魚呂反又如字○【疏】株林二章章四句至息焉○正義曰作株林詩者刺靈公也以靈公淫於夏氏之母姬姓之女疾驅其車馬馳走而往或早朝而至或夕而至不見其休息之時故刺之也經二章皆言靈公往淫夏姬朝夕不息之事說于株野是夕至也朝食于株是朝至也○箋夏姬至御叔○正義曰宣九年左傳稱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十年經云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昭二十八年左傳叔向之母論夏姬云是鄭穆公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而天鍾美於是楚語云昔陳公子夏爲御叔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是言夏姬所出及夫子名字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箋云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illegible]爲淫泆之行○泆音逸行[illegible]孟反○

匪適株林從夏南箋云匪非也言我非之株[illegible]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之行自之他耳[illegible]之辭○舳[redacted]反【疏】胡爲至夏南○正義曰株林者夏氏之邑[illegible]公數徃彼邑淫於夏姬國人責之云君向爲於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泆乎靈公爲人所責舩拒之云我非是適彼株林之邑從夏氏子南之母兮我別自適之他處耳一國之君如此淫泆故刺之定本無兮字○傳株林至徵舒○正義曰靈公適彼株林從夏南故知株林是夏氏之邑邑在國外夏姬在邑故適邑而從夏南也徵舒祖字子夏故爲夏氏徵舒字子南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語稱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是知夏南卽徵舒也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箋匪非至之辭○正義曰以文辭反覆若似對荅前人故假爲舩拒之辭非身面爭王肅云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孫毓以三爲長

駕我乘馬說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大夫乘駒箋云我國人我君也君親乘君乘馬乘君乘駒變易車乘以至株林或說舍焉或朝食焉又責之也馬六尺以下曰駒○【疏】駕我至于株○正義曰此又責君數往株邑言君何爲駕我君之一乘之馬嚮夕而說舍於株林之野何故得乘我君之一乘之駒早朝而食於株林之邑乎言公朝夕往來淫泆不息可惡之甚故刺之也○傳大夫乘駒○正義曰皇皇者華說大夫出使經云我馬維駒是大夫之制禮當乘駒也此傳質略王肅云陳大夫孔寧儀行父與君淫於夏氏然則王意

以爲乘我駒者謂孔儀從君適株故作者并舉以惡君也傳意或當然。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焉

君臣淫於國謂與孔寧儀行父也感傷謂涕泗滂沱。陂彼皮反思息嗣反父音甫涕他弟反自目曰涕泗音四自鼻曰泗滂普光反沱徒何反下文同

疏 澤陂三章章六句至傷焉。正義曰作澤陂詩者刺時也由靈公與孔寧儀行父等君臣並淫於其國之內共通憂姬國人效之男女遞相悅愛爲此淫泆毛以爲男女相悅爲此無礼故君子惡之憂思感傷焉憂思時世之淫乱感傷女人之無礼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二句是也感傷者次二句是也憂思者下二句是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者本其男女相悅之由由此故君上故言之耳於經無所當也經先感傷序先憂思者經以章首二句既言男女之美好因傷女而爲惡行傷而不已故至於憂思事之次也序以感傷憂思爲事既同取其語便故先言憂思也鄭以爲由靈公君臣淫於其國故國人淫泆男女相悅聚會則共相悅愛別離則憂思感傷言其相思之極也男女相悅者章首上三句是也憂思者次二句是也感傷者下二句是也毛於傷如之何下傳曰傷無礼則是君子傷此有美一人之無礼也傷如之何既傷有美一人之無礼寤寐無爲二句又在其下是爲憂思感傷時世之淫乱也此君子所傷傷此有美一人而有美一人又承蒲荷之下則蒲荷二物共喻一女上二句皆是男悅女之辭也經文止舉其男悅女明女亦悅男不然則不得共爲淫矣故序言男女相悅以明之三章大意皆同首章言荷桓芙蕖之莖卒章言菡萏菁芙蕖之華二者皆取華之美以喻女色但變文以取韻耳二章言蘭者蘭是芬香之草喻女有善聞此淫泆之女必無善声聞但悅者之意言其善耳鄭以爲首章上二句同姓之中有男悅女女悅男是其男女相悅也次二句言離別之後不能相見念之而爲憂思也既憂不能相見故下二句感傷而淚下首章言荷喻女之容躰三章言蓮喻女之言信卒章言菡萏以喻女之色美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興也陂澤障也荷芙蕖也箋云蒲柔滑之物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興者蒲以喻所說男之性荷以喻所說女之容躰也正以陂中二物興者喻淫風由同姓生。荷音何障章亮反夫音符本亦作芙下同渠其居反本亦作蕖莖幸耕反佼古卯

反○有美一人傷如之何 傷無礼也箋云傷思也我思此美人當如之何而得見之

寤寐無爲涕泗滂沱 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寤覺也○覺音教○疏彼澤

至滂沱○毛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柔弱荷之爲葉極美好以興陳国之中有男悅女云汝躰之美如荷然男女淫泆相悅如此君子見其淫乱乃感傷之彼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如是不能自防以礼不以礼可傷乎知可如之何既不可奈何乃憂思時世之淫乱寤寐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目涕鼻泗一時俱下滂沱然也興以爲彼澤之陂障之中有蒲與荷之二草蒲柔弱荷之草甚美好以喻同姓之中有男與女之二人蒲之草甚柔肅俊大如荷然男女云汝之形容俊大如荷然男悅女悅男云汝之體性滑利如蒲然男悅女悅男所悅者有美好之一人美則憂思相憶男憶女云有美好之一人我思之而不能見當如之何乎既不能見益復感傷覺寤之中更無所爲念此風俗傷敗故舉以刺時也○傳陂澤障荷芙蕖○正義曰澤障謂澤畔障水之岸以陂内有此二物故舉陂畔言之二物非生於陂上也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蕸其本蓋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名郭璞曰菡萏蓮華也的蓮實也薏中心也郭璞曰菡萏莖下白翦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用根子爲母葉爲茄或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爲茄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機疏云蒲青皮可爲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薏味甚苦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傳正解荷爲芙蕖不言興意以下傳云傷無礼者傷有美一人則此有蒲與荷共喻芙人之貌蒲草柔滑荷有紅華喻必以家當以蒲喻女之容體以華喻女之顏色當如下章言菡萏而此云荷者以荷是此草大名故取荷爲韻○箋蒲柔至姓生○正義曰知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或言荷莖或言荷華或言荷葉或言荷根或言荷實皆荷之所有故舉荷以言之上言蒲與荷此言蒲與菡萏互文耳陸機疏云蒲可以爲席又可以爲荐又可以爲薄又可以爲屏風由同姓生○正義曰知此言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或言荷莖或言荷華或言荷葉或言荷根或言荷實皆荷之所有故舉荷以言之上言蒲與荷此言蒲與菡萏互文耳陸機疏云蒲可以爲席又可以爲荐又可以爲薄又可以爲屏風由同姓生

云男女相悅引詩有蒲與茹然則詩本有作茹字者也箋以蒲喻所悅男之性和柔似蒲也荷以喻所悅女之容貌似荷也正以陂中二物共在一陂猶男女同在一姓○箋傷思至風也○正義曰知傷思至風之○正義曰傷思釋言文以淫泆舉其事而惡自見耳文皆無哀傷之言此何獨傷其無礼至於男女淫泆相悅如此也故易傳以爲思美人不得見之而憂傷也箋以義長○正義曰經傳言頍溼出溼皆謂疾出於目泗既非溼出

亦澤之類明其四出於鼻也○彼澤之陂有蒲與蓮 蒲以喻女之言信○蓮以喻女之貞潔○陂彼義反下同○蒲音普蓮音連○疏 傳蒲蓮○正義曰以蒲蓮相對蒲為執蘭則知此蓮亦為芙蕖古頗反鄭改作蓮練田反也蘭是芬香之草蓋喻女有吉德○箋蒲蓮當至言信○正義曰以上下皆言蒲荷則此章亦當為荷矣且別葉他莫反下同貌○卷本又作作蓮蓮是荷實故喻女言信實

睠同其員反○傳悄憂悁悁猶悒悒也○悄七小反悁於全反悒烏合反又於及反女之顏色○菡本又作含下同萏本又作蔨大感反又徒感反○箋悄悄憂貌○悁悁猶悒悒也○悒烏合反又於及反

寤寐無為涕泗滂沱 寤覺也○為于偽反○涕他計反泗息利反滂普郎反沱徒何反○傳滂沱流貌○疏 傳滂沱○正義曰滂沱流貌釋訓文

寤寐無為中心悁悁 悁悁猶悒悒也○悁烏玄反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卷終 七之一

澤陂三章章六句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 蕑力九反○傳蕑蘭也○正義曰蕑蘭也釋草文孫炎曰蕑蘭一名蕳蕳蘭芳草也○蕑音閑蕳音簡○疏 傳蕑蘭○正義曰以蕑蘭芳草故為蘭也陸璣疏云蕑蘭一名蕳蕳蘭一名虎蘭莖葉皆似蘭而大有節節間有毛根如指大長數寸可食又香煮以沐頭去垢疾令發長亦可生食與蒜齏和美其葉似麻而光澤莖端作花如冠狀紫赤色其實如蓮蓬子大如小指頭長寸餘中有細米亦可食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 卷音拳好貌○傳卷好貌○疏 傳卷好○正義曰卷好釋訓文

寤寐無為中心惕惕 惕惕猶悒悒也○惕他歷反

澤陂三章章六句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儼魚檢反又魚儉反○傳儼莊貌○疏 傳儼莊○正義曰儼莊釋訓文

有美一人碩大且偲 偲張簉反又作傞○傳偲才也○疏 傳偲才○正義曰偲才釋訓文

有美一人碩大且俨 俨魚檢反○傳俨矜莊貌○疏 傳俨矜莊○正義曰俨矜莊釋訓文

寤寐無為輾轉伏枕 輾張簉反又作展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卷終 七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二 四

檜譜 檜者古會反○正義曰檜本又作鄶古外反○傳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昭十七年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墟起居反○疏 檜者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正義曰檜者高辛氏之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為高辛氏火正見祝融之墟楚世家云高辛氏之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生重黎為高辛氏火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也若然楚語稱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則黎為火正高陽生稱稱生卷章生重黎為南正重也是重黎是顓頊命之歷又高辛仍為此職故二文不同也黎實祝融重為南正而楚世家同以重黎為祝融馬遷謬也尚書鄭注堯趙商云火當為北則黎為北正也羣昭亦以火當為北北陰位以五行官有火正祝融則火官之號若天地之官豫陰陽之位對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正爲文則爲比正是黎一人居二官也鄭順外傳之文故云火正耳檜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正義曰禹貢云熊耳外方注云屬豫州檜即鄭地外方在鄭之南界故檜居其北也禹貢豫州云滎波既猪注云沇水溢出所爲澤也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在汴縣東滎澤滎波一澤名也滎澤近在河側檜國遠在河南社預云檜城在滎陽密縣東北是在滎陽之南也鄭處檜地而國有溱洧是檜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正義曰鄭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蘇顧溫莒也董姓鬷夷豢龍也彭姓彭祖豕韋諸稽也禿姓舟人也妘姓鄢檜路偪陽也曹姓鄒莒也斟姓無後也通楚爲芊姓是八姓也姓雖同出祝融皆不處其墟唯妘姓檜者處其地焉以姓妘之中又有鄢路偪陽故指檜以別之楚世家云共工氏作乱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復居火正爲祝融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會人即檜之祖也故韋昭服虔皆云檜是陸終第四子求言後然則八姓乃是黎弟吳回之後鄭語云以八姓爲黎後者以吳回繫黎之後復居黎職故本之黎也且黎有大功後世當興故伯據黎言耳楚世家言以吳回爲重黎以是官號而云名黎者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少皞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子曰黎重黎皆是其名而史記以重黎爲一人又言以吳回爲重黎皆是謬耳鄭以檜是祝融之後復居祝融之墟故具言出其後處其地之事○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則幽王以前檜國仍在史伯云檜仲恃險則仲是檜君之字檜之世家既絕作序者不言檜仲則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幽王上有宣王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不得有周道滅而令匪風思周道也故知檜風之作非宣王之時也宣王之前有夷厉二王是衰乱之王考其時事理得相當故爲周王夷厲之時檜無世家詩止四篇事頗相類或在一君時作故鄭於左方中不復分之襄二十九年左傳魯爲季札歌詩云自檜以下無譏焉言季札聞此二國之歌不復譏論以其國小故也季札不譏風俗無以言焉故鄭不言檜之風俗○其國北鄰於虢○正義曰地理志河南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也然則虢在滎陽檜在密縣北是其国北鄰於虢也地理志河南有成皐縣故虎牢也一曰制隱元年左傳曰制岩邑也虢叔死焉然則虢國當在成皐而又以滎陽爲虢國者傳言虢叔恃制與滎陽相近在虢之境內故恃之耳不言其都在

用也譜於諸國甘不言北鄰此獨言北鄰於虢虢
繪而處之先譜檜而後說鄶故特著此句爲史伯之言張本
也此東檜鄰者謂東虢耳猶自別於西虢杜預云西虢在弘
農陝縣東南東虢今滎陽縣東南鄭武公滅東虢鄭武公滅之西虢則晉獻
公滅之○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
好繫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
作是詩也○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
好叫報反下注同治直吏反下注同玦古穴
反○疏羔裘三章章四句至鄶詩○正義曰作羔裘詩者言
大夫以道去其君也謂檜之大夫見君有不可之行
乃盡忠以諫諫而不從即待放於郊得玦乃去此是以道理
去君也由檜既小而迫於大国君不能用人君之道以理其
國家而徒好消繫其衣服逍遙遊戲而燕樂而不能用心自
強於政治之事大夫見其如是故諫之而不從故去之臣之
將去待放於郊冀君之悔而作是羔裘之詩言
已去君之意也序言以道去其君既已舍君而去經云豈不

懷恩其意猶尚思君明已棄君而去待放未絕之時作此詩
也大夫去君必是諫而不從故詩之所陳即諫君之意首章二
章上二句言君變易衣服以刺翔道遙之事下二句言其裘
已之美是其好潔遊宴不強政治也三章下二句言思君
失道爲之憂悼冀以詩爲去君而作故序
先言以道去君也○箋以道至乃去○正義曰言以道去君
則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
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
曹羈諫曰我敝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
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由礼下云爲人臣
之礼不顯諫三諫不聽於礼得去也襄二十九年春秋齊
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復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
夫胥甲父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爲近正奈何古者大夫
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出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
得放之礼官二年穀梁傳稱楯諫靈公不聽出亡至郊
郊勤楯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於郊也得政乃
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曲禮云將上以生
士以壁召大以雁召大以生致死反絕以環召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鳳則翬陽之安則往用曲禮之言以爲說則君與之決別之
時或當賜之以玦也曲禮云大夫去国踰境爲壇位哭国

哭三月而復服此箋云待放於郊礼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礼記言三月者礼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礼而後去非待放時也首章言狐裘以朝謂視路門外之朝也二章云綏裘在堂謂在路寢之堂也視朝之服即服之於路寢不更易服玉藻云君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退適路寢聽政聽政服視朝之服是在朝在堂同服羔裘今檜君變易衣服用狐裘在朝因用狐裘在堂故首章言在朝二章言在堂上二章唯言變易常礼未言好絜之事故卒章言羔裘之美如脂膏之色羔裘既美則狐裘亦美可知故不復說狐裘之美○

羔裘逍遥狐裘以朝

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箋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施於政治○朝直遥反注同下篇注亦同蜡仕詐反祭名也見賢遍反○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国無政令使我心勞箋云爾女也三諫不從待放而去思君如是心忉忉然○忉音刀○

疏 羔裘至忉忉○正義曰言檜君好絜衣服不偏政事羔裘是適朝之常服今服之以逍遥狐裘是息民之祭服今服之以在朝言其志好鮮絜愛易常服也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聽待放於郊思君之惡言我豈不勞爾思乎我誠思之君之惡如是使我心忉忉然而憂也逍遥遊燕之事輕視朝聽政之事重今先言燕後言朝者見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唯好逍遥忽於聽政故後言朝也○箋諸侯至政治○正義曰玉藻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内朝是諸侯視朝之服名曰朝服也士冠礼云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注云玄冠委貌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不言色者衣與冠同色是朝服衣色玄玄即緇色之小別論語說孔子之服云緇衣羔裘玉藻亦云羔裘緇衣以裼之是羔裘裼用緇衣明其上正服亦緇色也論語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是羔裘所用配玄冠羔裘之上必用緇布衣為裼裼衣之上正服亦是緇色又與玄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故云諸侯之朝服緇衣盖裘也人君以歲事成孰搜索羣神而報祭之謂之大蜡又臘祭先祖五祀因令民得大飲農事休息謂之息民於大蜡之後作息民之祭其時則有黃衣狐裘也大蜡之祭與息民異也息民用黃衣狐裘大蜡則皮弁素服二者不同矣以其大蜡之後始作息民之祭息民大蜡同月其事相次故連言之耳知者郊特牲云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素饗之也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是大蜡之祭用素服也郊特牲既說蜡祭其下又云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注云祭謂既蜡臘先祖五祀也於是勞

襃以休息之是息民之祭用黃衣也論語說孔子之服云黃
衣狐裘玉藻云狐裘黃衣以裼之以此知大蜡息民則有黃
衣狐裘也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又曰錦衣狐
裘諸侯之服然則諸侯有狐白裘矣又曰君子狐青裘豹襃
玄綃衣以裼之則礼又有狐青裘矣此經直云狐裘何知非
狐白狐青而必知是黃衣狐裘者以諸侯之服狐白裘唯在
天子之朝耳在国視朝之服則素衣麑裘狐白裘君若
君用狐白以朝則違礼僭上非徒好絜而已序不應直云好
絜以此知非狐白也玉藻言君子狐青裘者注云君子大夫
士也天官司裘云季秋獻功裘以待頒賜注云功裘人功微
麤謂狐青麑裘之屬然則狐青乃是人功麤惡之裘檜君好
絜必不服之矣孔子仕魯朝論語說孔子之服緇衣羔裘
黃衣狐裘其文相與明此羔裘狐裘亦是緇衣黃衣之裘故
知羔裘是視朝之服狐裘是息民祭服也檜君志在遊燕祭
服尊於朝服既用祭服以朝入用朝服以燕是其好絜衣服
也逍遙翺翔是遊燕之事故言燕耳非謂行燕礼與羣臣燕
也礼記云燕朝服於寢若依法設燕則服羔裘可矣今用以
遊燕故大夫刺之燕之服於礼無文不過用玄冠深衣而
已必不得用朝服故刺其服羔裘也事有大小争朝事重燕
事輕作者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也

○箋以為去亦可以然○正義曰序云以道去其君則此臣已
棄君去若諫已得玦之後則於君臣義絶不應復思故知此
是三諫不從待放而去之時思君而心勞也○羔裘翺翔狐裘在堂堂公堂也箋云
翺翔猶逍遙也豈不爾思我心憂傷（疏）傳堂公堂○正義曰七月云
飲酒於斈故傳以公堂為斈校此二公堂與彼
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在朝在堂目是政治之
謂日出視朝此云在堂謂正寢之堂人君日出
路寢以聽大夫所治之政二者於礼同服羔裘
狐裘故二章各舉其一○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膏古報
反曜羊照反○豈不爾思中心是悼悼動也箋云悼猶哀傷也
正義曰上言夸易衣裘此言裘色鮮美檜君所
潤澤如脂膏然日出有曜照耀之時覩其裘色如脂膏也君
既好絜如是大夫諫而不用將欲去之乃言豈不於爾思乎
我誠思之思君之惡如是中心於是悼傷之○傳悼動○正
義曰思悼者心神震動
故為動也與箋哀傷同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喪礼子爲父父卒爲母皆三年時人恩薄礼廢不能行也○爲于僞反下同○

(疏)素冠三章章三句○箋喪礼至能行○正義曰喪服子爲父斬衰三年父卒爲母齊衰三年此言不能三年不言齊斬之異故兩舉以充之喪禮諸侯爲天子父爲長子妻爲去妾爲君皆三年此皆備言父母者以詩人所責當責其尊新至極而不能從礼耳故知主爲父母尚不能三年其餘亦不能三年可知矣首章傳曰素冠練冠礼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則此練冠是十三月而練服也二章傳[illegible]素冠故素衣則素衣與冠同時亦既練之衣是上二章[illegible]思既練之人卒章庶見素韠素喪服斬衰有衰裳絰帶而已不言其韠檀弓説既練之服云練衣黃裏縓緣要絰繩屨爾練鹿裘亦不言有韠則喪服始終皆無韠矣礼大祥祭服朝服縞冠朝服之制緇衣素裳礼韠從裳色素韠是大祥祭服之韠然則毛意亦以卒章思大祥之人也作者以時人皆不能行三年之喪故從初嚮末而思之有不到大祥者故上一章思既練之人皆不能三年故卒章思祥祭之人事之次也則以首章思見既祥之後素縞之冠下一章思見祥祭之服素冠於韠以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先思長遠之服故先思祥後卻思祥時也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兮庶幸也素冠練冠也棘急也欒欒瘠貌箋云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解緩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於哀慼之人形貌欒欒然膄瘠也○欒力端反瘠情昔反縞古老反紕婢移反解佳賣反覬音冀膄本亦作瘦所救反

勞心慱慱兮慱慱憂勞也箋云勞心者憂不得見○慱徒端反

(疏)庶見至慱慱兮○毛以爲時人不能行三年之喪亦有練後即除服者故君子言已幸望得見服既練之素冠兮用情急於哀慼之人其形貌欒欒然膄瘠者兮今無此人可見使我勤勞其心慱慱然而憂之兮○鄭以素冠爲既祥素紕之冠思見既祥之人其文義則同○傳庶幸至瘠貌○正義曰庶幸釋言文傳以刺不行喪礼而思見素冠則素冠是喪服之冠也若練前已無此冠則是本不爲服不得云不能三年若在大祥之後則三年已終於礼自除非所當刺今作者思見素冠則知此素冠者是既練之後大祥之前冠也素白也此冠練在使熟其色益白是以謂之素焉實是祥前之冠而謂之練冠者以喪礼至朞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釋言文

彼棘作戒音義同身服喪服情急哀感者其人必腴故以栾
栾爲腴瘠之貌定本毛無腴字○箋喪礼至腴瘠○正義曰
尊以練冠者練布爲之而經傳之言素者皆謂白絹未有以
布爲素者則知素冠非練也且時人不行三年之喪當先思
長遠之服何得先思其近乃思其遠又不能三年者當謂三
年將終少月日耳若全不見練冠便是朞即釋服三年之喪
纔行其半違礼甚矣何止刺於不能行三年也故易傳以素
冠爲既祥之冠玉藻曰縞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紕緣邊
也既祥祭而服之也是喪礼既祥而縞冠素紕也間傳注云
黑經白緯曰縞其冠用縞以素爲紕故謂之素冠也時人皆
解惰舒緩廢於喪礼故作者覬幸見此素冠哀感之人形貌
腴瘠王肅亦以素冠爲大祥之冠孫毓以箋說爲長○傳傳
傳憂勞○正義曰釋訓文

庶見素衣兮

素冠故素衣也箋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服緇
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

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願見有礼之人與之同歸箋云聊猶且也且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疏 無見至歸兮○毛以爲作者言已幸得見既練之素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若得見之願與子同歸於家兮言欲與共歸已家○鄭以爲幸得見祥祭之素

非詩意

衣兮今無可見使我心傷悲兮君得見之且欲與子同歸於
子之家兮以其身既能得礼則居處亦應有法故欲與歸彼
家而觀其居處○傳素冠故素衣○正義曰以冠衣當上下
相稱冠既練則衣亦練故云素冠故素衣謂既練之後服此
白布喪服○箋除成至素裳○正義曰箋亦以素非布故以
易傳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成
成人也縞冠未純吉是祥祭當服朝服士冠禮云主人玄冠
朝服緇帶素韠韠從裳色故大祥之祭其服以素爲裳此言
素衣者謂素裳也裳而言衣衣是大名曲禮云兩手摳衣謂
摳裳緝也是裳得稱衣故取衣爲韻喪服小記唯據諸侯若
天子除喪則無文亦當服皮弁服○傳願見至同歸○正義
曰傳訓聊爲願同歸謂同歸已家然則下章言與子如一欲
與之爲行如一亦與鄭異○箋聊獨至居處○正義曰箋以
庶見其人則是欲觀彼行不宜共歸已家故易傳以爲同歸
彼人之家觀其居處

庶見素韠兮

箋云韠染朝服素韠者[illegible]○韠音畢

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術術而樂作而曰
先王制礼不敢不及夫子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
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過也夫

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礼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礼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箋云聊與子如一且欲與之居處觀其行也。蘊紆粉反夏戶雅反下同見賢遍反下同援音袁下同術苦旦反樂音洛夫三音符其行下孟反

疏 庶見至一兮。毛以為作者言已幸望見祥祭之素韠兮今無可見使我心憂愁如蘊結兮若有此人我則願與子行如一兮愛其人欲同其行也。鄭唯下一句言且與子共處如一兮欲與之聚居而觀其所行餘同。傳子夏至所勉。正義曰傳以此篇既終揔三章之義文此二人之行者言三年之喪是聖人中制使賢與不肖共為此行時不能三年故制之肖似也不有所以謂愚人也擅弓云子夏既除喪而見夫子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過彼說子夏之行與此正反一人不得並為此行二者必有一誤或當父母異時鄭以毛公當有所憑據故不正其是非。箋聊與至其行。正義曰箋以作詩之人莫非賢者不須羨彼有礼願與如一故以為且欲與之居處如一觀其行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萇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恣謂狡狹淫戲不以礼也。萇楚夾羊反萇楚銚弋也本草云一名羊腸一名羊桃恣姿利反狡古卯反狹古狹反本亦作獪古外反

疏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至慾者。正義曰作隰有萇楚詩者主疾恣也檜國之人疾其君之淫邪恣極其情意而不為君人之度故思樂見無情慾者定本直云疾其君之恣無淫字經三章皆是思其無情慾之事

隰有萇楚猗儺其枝

興也萇楚銚弋也猗儺柔順也箋云銚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其枝猗儺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興者喻人少而端慤則長大無情慾。猗於可反儺乃可反銚音遙長張文反下同蔓音萬少詩照反下同

夭之沃沃樂子之無知

夭少也沃沃壯佼也箋云知匹也疾君之恣故於人年少沃沃之時樂其無妃匹之意。夭於驕反沃烏毒反樂音洛注下皆同妃音配

疏 隰有至無知。正義曰此國人疾君淫恣情慾思得無情慾之人言隰中有萇楚之草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其猗儺然枝條柔弱不妄尋蔓草木以興人於少小之時能正直端慤鋸長大不妄淫恣情慾故我今日於人

夭夭然少壯沃沃壯佼之時樂得今是子之無配匹之意君
少小無配匹之意則大不恣其情慾疾君淫恣故思此人
○傳萇楚銚弋○正義曰釋草文舍人曰萇楚一名銚弋本
草云銚弋名羊桃郭璞曰今羊桃也或曰鬼桃葉似桃華白
子如小麥亦似桃陸機疏云今羊桃是也葉長而狹華紫赤
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為汲灌重而善沒
不如楊柳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
箋銚弋至情慾○正義曰猗儺者謂非理相加蔓在傍之莖本
是為妄也不妄者謂不尋蔓之也言銚弋從小至長不妄尋
蔓草不少而端愨則長大無情慾者此謂十五六之時也已
有所知些頗可識無情慾者則猶端正謹愨至長大亦
無情慾知此少而端愨非初生時者幼小之時則人皆無
情慾論語云人之生也直注云始生之性皆正直謂初生幼
小之時慾皆正直人性皆同無所嗜樂以此故知年少者謂
十五六時也○傳夭少沃沃壯佼○正義曰桃之夭夭謂桃
之少則知此夭謂人之少故云夭少也言其少壯而佼好也
○箋知匹至之意○正義曰知匹釋詁
文下云無家無室故知此皆為匹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箋云無家謂無夫婦室家之道

疏 箋無家至之道○正義曰桓十八年左傳曰男有室女有家謂男
處妻之室女安夫之家夫婦二人共為家室故謂夫婦家室
之道然室家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而思周道焉

疏 匪風三章章四句至道焉○正義曰作匪風詩者言
思周道也以其檜國既小政教又亂君子之人憂者
將及禍難而思周道焉若使周道明盛必無喪亡之憂故思
之上二章言周道之滅念之而怛傷下章思得賢人輔周興
道皆是思周道之事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偈起竭反疾也驅丘遇反又如字

顧瞻周道中心怛兮

怛傷也下國之亂周道滅也箋云周道周之政令也迴首曰顧○怛兮都達反慘怛也

疏 匪風至怛兮○正義曰詩周道既滅風為之變

爲之政言今日之風非有道之風發發兮大暴疾今日之車
非有道之車偈偈然大輕嘌由周道廢滅故風車失常也是
道在於前世既已往過今迴顧視此周道見其廢滅使我心
中怛然而傷之兮此風車失常非獨檜國但檜人傷之而作
此詩耳○傳發發至之車○正義曰蓼莪云飄風發發下三
匪風飄兮知發發爲飄風偈偈輕舉之貌故爲疾驅傷君道
之壞而云匪車匪風故知非有道之風非有道之車車者人
所乘駕也時世無道人無節度可得隨時改易風乃天地之
氣亦爲無道變者尚書洪範咎徵言政教之失能感動上天
十月之交稱爗爗震電爲不善之徵是世無道則風雷暴
○傳怛傷至道滅○正義曰怛者驚痛之言故爲傷也言顧
瞻周道則周道已過迴首顧之故知於時下國之亂而周道
滅下國謂諸侯對天子爲下國周道周之政
令棄而不行見廢滅也定本無怛傷之訓 匪風飄兮
匪車嘌兮 迴風爲飄嘌嘌無節度也○飄符遙反又必遙反嘌本又作嘌匹遙反 顧瞻周
道中心弔兮 弔傷也 疏 傳迴風至節度○正義曰迴風爲飄釋天文李巡曰迴風旋風也一
曰飄風別二名此章言風上章言發發謂飄風行疾是
也上章言車此言無節度車之遲速當有鸞和之節由

疾故無節度亦與上同 誰能亨魚溉之釜鬵 溉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
魚則知治民矣箋云誰能者言人偶能割亨者○亨普耕反
注同者也溉本又作摡古愛反釜符甫反鬵音尋又音岑說
文云大釜也一曰鼎大上小下若甑曰鬵音子兮反滌徒歷反 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周道在乎西懷歸也箋云誰將者亦言人偶能輔周道治民
者也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有能西仕於周者我則懷之以
好音謂周之舊政令 疏 誰能至好音○正義曰此見周道既滅思得
有人輔之言誰能亨魚者乎有能亨魚者我
則溉滌而與之釜鬵以與誰能西歸輔周治民者乎有能者我
周治民者我則歸之以周舊政令之好音恨當時之人無能輔
周者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亨魚類於治民故以亨魚爲
喻溉者滌器之名溉之釜鬵欲歸與亨者之意歸之好音欲
備具好音之意釜鬵言溉亦歸與之而好音言歸亦備具之
而互相曉○傳溉滌至治民○正義曰大宗伯云祀大神則
視滌濯少牢禮祭之日雍人溉鼎廩人溉甑甗是溉滌皆洗
之名故云溉滌也釋器云鬵謂之鬵鬵鈹也孫炎曰關東謂
甑爲鬵涼州謂甑爲鈹郭璞引詩云溉之釜鬵然則鬵是甑
非釜類亨魚用釜不用甑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連言耳

亨魚治民俱不欲煩知亨魚之道則知治民之道言治民貴安靜○箋誰能至亨者○正義曰人偶者謂以人思尊偶之也論語注人偶同位人偶之辭礼注云人偶相與爲礼儀皆同也亨魚小伎誰或不能而云誰能者人偶此能割亨者尊貴之若言人皆不能故云誰能也○傳周道至懷歸○正義曰此詩謂思周道欲得有人西歸則是將歸於周解其言西之意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用在於西故言西也釋言云懷來也來亦歸之義故得爲歸也○箋誰將至政令○正義曰上以亨魚爲喻故知西歸者欲令人之輔周治民也若能仕周則當自知政令詩人欲歸之以好音者愛其人欲贈之耳非謂彼不知也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二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七 七之三 廿五

曹蜉蝣詁訓傳第十四○陸曰蜉者武王之弟叔振鐸所封之國也爵爲伯其封域在兗州陶丘之北菏澤之野今濟陰定陶是也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曹譜 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正義曰禹貢云濟河惟兗州王肅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不言距濟而云據者則州境東南踰濟水也禹貢又云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益爲滎東出于陶丘北漢書地理志云濟陰定陶縣故曹國周武王弟叔振鐸所封禹貢陶丘在西南陶丘亭是也言丘在曹之西南則曹在丘之東北止言北者舉其大望所在耳雖在濟南猶屬兗州故言兗州地名也○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正義曰曹世家云曹叔振鐸者周武王母弟也武王克殷封叔振鐸於曹地理志云濟陰定陶詩風曹國是鄭所引之文也曹都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春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左傳曰濟西田分曹地也案禹貢濟自陶丘之北又東至于荷又東

北會于汶曹在汶南濟東濮西是曹地在濟
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正義曰禹貢兗州云雷夏既
澤又云導菏澤被孟豬是菏澤地理志雷夏澤在濟陰成陽縣東二
北菏澤在濟陰定陶縣東二里○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
曹之封或在二澤○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
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
正義曰此皆地理志文云濟陰成陽縣有堯冢既有
冢是死而葬焉由堯躬二帝嘗經遊處故民俗化而效之
遺風多君子也將言後世驕侈故先云其民俗畜積也○
於曹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正義
曰曹在其東南衛在其西北魯衛踰大於曹非如齊秦晉楚
自專征伐長曜霸主不敢侵曹由此所以寡於患難又言其
改變堯舜之化而驕侈無復重厚之風也蜉蝣序云刺奢也
昭公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是富而無教驕侈之亭也
言末時者正謂周王惠棄之間作詩之時鄰国非獨魯衛而
已舉曹衛以協句略餘國而不言也曹之後出雖爲宋所滅
宋亦不數代曹故得寡於患難十一出當周惠王時政衰昭
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正義曰曹出家云叔振鐸
鐸卒子湣公湣公卒子共公共公卒子文公文公卒子大伯
大伯脾立卒子伯陵立卒子伯君平立卒子宣伯陵立卒子孝伯
雲立卒子夷伯喜立卒子幽伯強立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
爲戴伯三十五年卒子惠伯兒立三十六年卒子頎商立
弟武以父代立是爲繆公三年卒子莊公朝然立三十一年卒子釐公夷立九年卒子昭公
班立九年卒子共公襄立七年卒子昭公午立三十
十五君以頎商不成爲君幽伯戴伯二人又不數叔振鐸始
封之君故十一世昭公以
王以莊十八年即位僖七年卒周惠
亭云昭公詩也陳人
公詩也鄭於左方
中皆以此而知

蜉蝣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
而任小人刑無所依焉（蜉蝣上音浮下音由渠冬
也国小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
喻昭公之朝是蜉蝣爲昭
共公字世集注本有末詩
公時作今諸本此序多無昭
者刺奢也昭公之国既小而迫脅於大国之間又無治国之
法以自保守好爲奢侈而任用小人國家危亡無日君將無

所依焉故君子憂而刺之也好奢而在小人者三章上二句
異也將無所依下二句是也三章皆刺好奢又臣相見首章
言衣裳楚楚見其鮮明二章采采見其衆多卒章言麻衣是諸侯夕時所服則首章是朝時所服
又其餘衣服也二章言衆多也首章言蜉蝣之羽二章言之翼言有羽翼而已不言其美卒章乃
言其色美亦興也蜉蝣之羽衣裳楚楚
興也蜉蝣渠略也翼以自脩飾楚楚鮮明貌云貝音喻昭公之朝其羣臣皆
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国之將迫脅若已死亡無日如
渠略然○楚楚如字說文作糙糙云會五綵黼色也渠本或作蕖音同沈云二字並不施蟲是
作蠭音同其居反下皆同一心之憂兮我歸處
讀下朝夕字張音直遥反○心之憂兮我歸處
箋云歸依歸居也蜉蝣平旦生於水中朝生夕死猶有羣臣皆
富於何依歸之將迫脅言有危亡之禍無所就往○難乃旦反下同
蜉蝣掘閱麻衣如雪
蜉蝣平旦歸處○正義曰言
昭公君臣自此衣裳楚楚也蜉蝣之蟲有此羽翼以興
之性命死亡在近有此羽翼以興昭公之羣廷皆
小人不知國將迫脅死亡無日猶整飾此衣裳以自修繫若
任小人又奢如是將滅亡詩人之言我心緒焉之憂矣此

固若一於我君之身當何所歸處乎○傳蜉蝣
義曰釋蟲云蜉蝣渠略舍人曰蜉蝣一名渠
蜉蝣渠略之閒曰渠略系炎曰長小正云蜉
而暮死郭璞曰以蛣蜣身狹而長有角黄黑色
朝生暮死偕好數之陸機疏云蜉蝣方土語
似甲虫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
地白出今人或炙啖之美如蟬也樊光謂之
雨時為之朝生而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
○箋興者至渠略○正義曰以序云任小人故
小人耳其實此言衣裳楚楚亦刺昭公之辭
何則卒章麻衣謂諸侯之身非
君之衣裳以蜉蝣朝生夕死故知喻国將迫脅死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
采者衆多非一之辭知此采采亦為衆多楚楚於
是為衣裳之貌下采采在衣服之上故知言多有
裳之貌也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息止也○蜉蝣掘閱
雪
掘閱容閱也如雪言鮮絜云掘閱掘地解謂
時也以解閱為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麻衣深

之朝朝服朝夕則深衣也○掘求勿反閱音悅解音蟹下同

心之憂矣於我歸說

說猶舍息也○說音悅協韻如字○【疏】蜉蝣至歸說○正義曰蜉蝣之掘地而出皆鮮絜以興昭公羣麻衣鮮絜如雪也蜉蝣之蟲朝生夕死掘地而出甚鮮又生其羽翼爲此脩飾以興昭公君臣不知死亡無日夕變易衣服而爲脩飾也君既任小人又好奢如是故憂之言我心爲之憂矣此國告云於我君之身當何所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依侍也○傳掘閱至鮮絜○正義此蟲上裳化生閱者悅懌之意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鮮閱也麻衣者白布衣如雪言甚鮮絜也○箋掘地至深○正義曰定本云掘地解閱謂開解而容閱義亦通也上羽翼謂其成蟲之後此掘閱者其始生之時蟲以朝夕容貌不同故知喻君臣朝夕變易衣服也言麻衣則此衣純用布也衣裳既布而色白如雪者謂深衣爲然故知麻衣是深衣也鄭又自明己意所以知麻是布深衣者以諸侯之朝夕則深衣故也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祭牢肉是諸侯之服夕深衣也深衣布衣升數無文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然則深衣之布亦十五升矣故間傳云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純用布無采飾是鄭以深衣之布爲上升也彼是大祥之服故云無采飾耳而禮記深衣之篇說深衣之制云孤子衣純以素非孤子者皆不用素純此諸侯服當用十五升布深衣而純以采也以其衣用布故稱麻耳案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縓緣注云麻衣者小功布深衣引詩云麻衣如雪若深衣用十五升布爲而彼注以麻衣爲小功布者以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言公之昆弟則父卒矣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縷麁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引此者證麻衣是布深衣耳不謂此言麻衣其縷亦如小功布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

○候人官名近附近之近下同共音恭下篇同遠于万反下注同好呼報反○【疏】候人四章章四句至人焉○正義曰首章上二句言其遠君子以下皆近小人也此詩主刺近小人以君子宜用而被遠小人應疏而都近故經先遠君子也

彼候人兮何戈與祋

候人道路送賓客者何揭殳也言賢者之官不過候箋云是謂遠君子也○何何可反又音何揭都外反又都律反揭音竭又其謁反殳市朱反○

彼其之

三百五十帶 彼彼曹朝也帶韠所以蔽前也一命縕芾黼斬再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之子是子也佩赤芾者三百人○箋云記下皆同芾音弗韠音畢珩音衡以上明掌反○疏彼彼至赤芾○正義曰服韠之帶沈云浦昧反朝直遥反下注同赤黄之色黝於紺反黑色蔥音倉以上明掌反○傳彼彼至乘軒○正義曰公疏遠君子曹之君賓客之人芾荷揭戈矛設在於道路之上言官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天朝近小人彼曹朝上之人皆服赤芾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亦蔥珩小人過度也○傳候人至乘軒○正義曰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史云人徒百有二人候人迎賓客之來者彼天子之候人亦應是士此說賢者爲候人之徒屬非候人之官長也天子之候人之徒數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人之徒數少於天子賢者之身充此徒中之一人耳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設候人注云候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爲之引此詩云彼候人兮是其事也以設候人長其徒可以名爲候人之長故言候人兮士卒者即引此詩明知此詩所陳是彼候人之職則是官爲上士不宜自荷戈殺不得刺

賢者所爲非候人之官長也故又云若有方治則帥而致于朝及歸送之于境注云方治其方來治国事者也春秋傳曰晉栾盈過周王使候人出諸轵是道其送之也官以候迎爲名有四方來者則致之於朝歸則送之於境以是知候人是道路送迎賓客者案秋官環人掌送迎賓客而環人掌送迎賓客至逆於境爲前驅而即達諸四方又掌訝送亦如之若候人主送迎賓客而環人掌訝又掌送迎賓客者環人掌執節導引使門閉無禁掌訝以礼送迎而詔相其威儀同故異官也戈殺須人擔揭故以荷爲揭也考工記弓人云知用享祀則帶罪祭祀所用不施於祭服也上冠礼陳服皮弁素韠玄端爵韠則韠之所用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

戈秋六尺有六寸殳長尋有四尺戈殳俱是短兵相類故也且殺字從殳故知殺爲殳也說文云殺殳也不刺遠君子即本候人是候者之官不泥候人也賢者所作候人乃是候人之士卒言官者以賢人宜爲大官今在官者使唯爲候人故以官言之○傳彼至乘軒○正義曰杜二年左傳六卿晏嬰敬廷則芾是配冕之服易困卦九五困于赤芾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頭五寸宥革帶博二寸書傳更不見芾之別制明芾亦同於韠但尊祭服異其名耳言芾

韠者以其形制大同故幸類以
之芾他服謂之韠二者不同此
一命縪芾黝珩再命赤芾黝
珩三命赤芾葱衡則皆玉藻文彼注云玄冕爵弁服之韠尊祭
服異其名耳敬之言蔽也縪赤黃之間芭所謂敬也縪三命下大夫
之珩也黑謂之黝青謂之葱周礼公侯伯之卿三命下大夫
再命上士一命然則曹爲伯爵大夫再命是大夫以上皆服
赤芾於法又得乘軒故連言之葱衡太子謂滑良夫曰苟使我入国
大夫之軒哀十五年傳稱衛太子謂滑良夫曰苟使我入国
服冕乘軒是大夫乘軒也閟二年傳稱齊桓公還衛夫人以
魚軒以夫人乘軒則諸侯亦乘軒故云大夫以上也傳因赤
芾遂言乘軒者僖十八年至傳稱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
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狄社預云軒大夫之
車也言其無德而居位者多故責其功狀彼正當共公之狀維
時與此三百文同故傳因言乘軒以爲共公近小人之狀維
鵜在梁不濡其翼鵜洿澤鳥也梁水中之梁鵜在梁可
翼而不濡者非其常也以喻小人在朝亦非其常○鵜徒低反洿音烏一音火故反
稱其服箋云不稱者言德薄而服尊○稱尺證反注同彼其之子不
稱其尸箋云鵜洿其服○毛以維爲維鵜鳥在梁可謂
不濡其翼乎言必濡其翼以興小人之在朝可謂不乱其常
乎言必乱其政彼其曹朝之子謂卿大夫等其人無德不能
稱其尊服言其終必乱国也鄭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鵜洿
至翼乎○正義曰鄭上二句別義具箋○傳鵜洿澤舜烏文舍人曰鵜一名洿澤郭朴
曰今之鵜鶘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爲淘河
陸機疏云鵜水鳥形如鵝而
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竭其胡
而棄之令水竭盡魚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以鵜是食魚
之鳥故知梁是水中之梁謂魚梁也○箋鵜在至其常○正
義曰箋以經言不濡其翼是怪其不濡故知言非其常以喻
小人在朝亦非其常維鵜在梁不濡其咮咮陟救反又都豆反喙虚穢反又
尺税反又陟芮反烏口也咮也○咮陟救反徐
薄於君也○正義曰重昏婿者
婿古豆反○疏傳婚厚○正義曰婚厚故婿爲厚也○箋云婚
以情必深厚也○南山朝隮蒼雲與貌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雲也蒼
蔚之小雲朝升於南山不能爲大雨以喻小人
雖見在於君終不能成其德教婉兮孌兮季女斯飢婉少貌孌好貌季
人之少子也女民

之弱者○箋云天無大雨則歲不孰而幼弱者飢猶国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疏○箋曰蓼蓼至斯訓弱者飢猶国之無政令則下民困病矣○正義曰蓼蓼者長大之貌言蓼蓼然長大之莪謂上位而具任不能成其德教此接勢為喻天者無大雨則歲穀不孰婉孌而少變孌而好季子少女幼弱者斯必飢矣以喻上位無德教不成国無政令則其民將困病矣刺君子小人而病下民也○傳蓼蓼至貌○正義曰言南山朝陰則有物從山上升也必是雲矣以知蓼蓼者長大之貌詩人之作自歌土風故云南山曹南山也隮升釋詁文定本及集注皆云隮升雲也○箋莪蒿喻尊者○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不言雨降故知莪蒿喻尊者○傳婉孌至德教○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少至弱○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婉孌美貌故以婉孌為少好貌婉孌而下句云總角丱兮非是幼稚故以婉為少好貌為美貌承前是幼稚婉孌也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婉孌故思以為妻則非復幼稚婉孌也○箋思以至妻也○正義曰以經唯言雲興若是小雲之興也○傳婉少至弱者○正義曰以季女謂少女為少女幼子故以婉為少貌孌為好貌傳本云季人之少子女弱若○箋天無至困病○正義曰

箋以此經輒言斯飢文無致飢之狀而上句取不雨為喻是因不雨為興故知此言歲穀不孰則幼弱有飢國無政令則民困病今定本直云歲不孰無穀字

鳲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鳲

本亦作尸(疏)鳲鳩四章章六句至不壹○正義曰經云正是刺國正是国人皆謂諸侯之身能為人長則知此云在位無君子者正謂在人君之位無君子之人也在位之人既用心不壹故經四章皆美用心壹之人本善以駁時惡耳章其子七兮言生子之數下章云在梅在棘言其所在之處見鳲鳩均壹養之得長大而駡他木也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

鳲鳩在桑其子七兮興也鳲鳩秸鞠也鳲

鳲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箋云興者喻人君之德當均一於下也以刺今在位之人不如鳲鳩○秸君八反又音吉鞠居六反莫音幕下上時掌反○淑人君子其儀一兮箋云淑善儀義也善

人君子其執義當如一也其儀一兮心如結兮言執義一則用心固（疏）鳴鳩至結○正義曰言有鳴鳩之鳥在於桑木之上鳥巢而有七兮鳴鳩養之能平均如壹彼善人君子在民上其執義均平用心如壹既如壹兮其心如壹必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亦當平均如壹必興人君之德養其國人壹兮其心堅固不變如裹結之兮言善人君子能如此均壹既曹君用心不均也○傳鳴鳩至如一○正義曰鳴鳩結鞠釋鳥文鳴鳩之養七子也且從上而下莫從下而上其於子也平均如壹蓋相傳爲然撫正文○箋淑善至如一○正義曰淑善釋詁文此美其用心均壹均壹在心不在威儀以廣義理通故轉儀爲義言善人君子執公義之心均平如壹○傳言執義一則用心固○正義曰如結者謂如不以歲物之心纕結又爲憂愁不散如裹結與此同鳴鳩在桑其子在梅（飛在梅也）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騂騂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人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彭反騂音星作鞸繫云弁也件生置王也或亦作鞸繫音其繩反）弁伊騂（騂騂文也弁皮弁也箋云其帶伊絲謂大帶也人帶弁者刺不稱其服○弁彭反騂音星作鞸繫云弁也件生置王也或亦作鞸繫音其繩反）

鳴鳩至伊騂○毛以爲言鳴鳩之鳥在桑其子飛去在梅還其平均養之故得長大而飛去以興人君之德亦能均壹養民養民得成就而安樂彼善人君子執義如壹者其帶維是絲爲之其弁維作騂之文也舉其帶弁言德稱其服故民愛之刺莫不稱其服使民可憎惡之○鄭唯其弁伊騂言皮弁之文弁皮弁○傳騂騂文也○正義曰馬之青黑色者謂之騂此子從馬則謂弁色如騂馬之文也春官司服凡弁事韋弁服視朝皮弁服凡冠弁服凡吊事弁絰服則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韋弁以即戎冠弁以從禽弁絰又是吊凶之事非諸侯常服也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准皮弁是諸侯視朝之常服又朝天子亦服之作者美其德能養民樂其常服知是皮弁○箋其帶至其服○正義曰王藻說大帶之制云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諸侯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是大夫以上大帶用素故知其帶伊絲謂大帶用素絲故言絲也王藻又云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是其有雜色飾焉夏官弁師云王之皮弁會五采玉以爲飾注云會逢中也繫結也皮弁之逢中每貫結五采玉以爲飾伊繫又云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云皮弁侯伯繫飾七子男繫飾三玉用采如彼周礼之文諸侯皮弁有繫玉之飾此云其弁伊騂知

騤當作鬃以玉爲之以此故易傳也孫毓云皮弁之飾有三鬃亦而無綦綦文綦交合所以飾弁箋義爲長若然顧命云四人騤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騤不於四人騤弁之下每云一人冕弁之上云二人爵弁執惠身服爵弁則是士也於爵弁之下次云騤弁明亦是士弁師之文上云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不言士之皮弁則士之皮弁無綦飾矣故弁師注云士之皮弁會無結飾以士之皮弁知顧命士之騤弁正是弁作青黑色非綦玉之皮弁矣礼無騤色之弁而顧命有之者以新王即位特設此服非士服此騤弁執兵爵王綦常服也此言諸侯常服故知騤當作綦說善人君子而言此帶弁者以善人能稱其服刺今不稱其服也○

鴛鴦在梁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忒疑也○

忒他得反（疏）傳忒疑○正義曰釋言文孫炎之心○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疏）箋執義則可爲四國之長○正義曰傳訓忒爲疑箋以疑非爲用牧不得爲四國之長故易傳也德元年左傳曰此侯伯之德分災其非體他侯

國正是也箋云執義不疑則可爲四國之長○

言任爲侯伯○長張丈反下同任音壬○（疏）箋執義至侯伯○

鴛鴦在梁其子在棘淑人君子正是國

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疏）箋云正長也能長人則人欲其壽考○棘側巾反木名也又仕巾反字林云木叢生也字林棘不之字從辛沐云似柞實如小栗音壯

諸侯之長侯伯也○

鴛鴦四章章六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疏）思治直吏反下泉四章章四句至賢伯○正義曰此謂思上世明王賢伯治平之時若有明王賢伯則能憎察諸侯共公不敢暴虐故思之也上三章皆上二句疾共公侵刻下民下二句言思古明王賢伯上三章說古賢伯明王之事思古賢伯上三章說古明王能紀理諸侯使之不得侵刻卒章言賢伯勞來諸侯互相見亦能勞來諸侯則明王之事也洌寒下泉浸彼苞稂（疏）興也下泉泉水而寒也箋云興者喻其下流也苞本也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公之施政教徒困病其民稂猶作涼涼直良反寒之屬○洌音

列寢本作寢子鴆反稂音郎徐大浩良浪古愛反著音尸慘七感反嘆他旦反息也音火既反貣音敖惔苦愛反嘆息也念周京寤覺也說文云大息也○正義曰釋詁云惔憂也李巡云憂思之意寤覺也說文云大息也念周京者思周京師之人民不堪侵烈遭之亦困病思古明王治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箋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中竟而嘆息念彼周室京師之明王言時有明王則無此困病也○箋嘆息至而病○正義曰七月云二之日栗烈寒至而病○釋水云沃泉縣出下出此言下泉謂泉下流是尒雅之文也泉之所浸必及其稂本故以苞爲本稂童梁舜韋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秀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者故下灌既之韋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爲○正義曰以序云侯刺下民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拳浸稂且下章蓼蕭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浪浪草蓼蕭

愒我寤嘆念彼周京 疏

愒苦愛反嘆息也念周京者思其先王之明君○正義曰釋詁云愒息也音火既反貣音敖惔苦愛反嘆息也說文云大息也念周京者思下流之泉浸彼苞稂之草得水則病以喻共公之政令甚酷虐於民下民既困病思古明王嘆息我寤寐覺也○箋嘆息至而病○正義曰釋詁云寤覺也李巡曰水泉從上溜下出此也易繫於苞桑謂桑本也泉之所浸必及其稂本故以苞爲本稂童梁舜韋文舍人曰稂一名童粱郭璞曰秀類也陸機疏云禾秀爲穗而不成者故下灌既之韋得水而病○箋興者至之爲○正義曰以序云侯刺下民也箋以苞稂則是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獨拳浸稂且下章蓼蕭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浪浪草蓼蕭

愒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我寤嘆念彼京周烈彼下泉浸彼苞蕭 疏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愒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愒我寤嘆念彼下泉浸彼苞蕭 疏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愒我寤嘆念彼京周烈彼下泉浸彼苞蕭 疏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愒我寤嘆念彼下泉浸彼苞蕭 疏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愒我寤嘆念彼京周烈彼下泉浸彼苞蕭 箋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愒我寤嘆念彼下泉浸彼苞蕭 箋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愒我寤嘆念彼京周烈彼下泉浸彼苞蕭 箋

蕭蒿也○箋興者至之居○正義曰蓼蕭云周旅出入王所燕私而聞乎膏澤之聲是愒爲嘆息之意也言云思明王故知念周京是思先王之明者周京與京師一也因異言爾雅釋詁云周京者周室所居之京師也京周者京師所治之周室也桓九年公羊傳云京者何大也師者何衆也天子之居必以大衆言之是說天子之都名爲京師也○蕭蒿也○

我寤嘆念彼京師芃芃黍苗陰雨膏之 疏

芃芃至勞之○正義曰言芃芃然盛者黍之苗也此苗所以得盛者由上天以陰雨膏澤之故也以興四方之国有卹国之民所以得治者由王之事勞之故也今無賢伯致曹国之不治故思之○鄭唯說伯有異其文義則同○傳卹伯至述職○正義曰以經言卹伯嬾是

伯爵故言鄶伯鄶侯也知鄶爲侯爵者定四年左傳祝鮀說
文王之子唯言曹爲伯明白曹以外其爵皆尊於伯故知鄶
爲侯也諸侯有事二伯述職謂東西大伯分主一方各自述
省其所職之諸侯有事二伯述職大有巡功服虔云諸侯適天子曰述職謂六年一會王宮之伯命事考績
述職之事也○箋有王室之功○正義曰莊二十三年左傳
曰諸侯有王事有災守是天子巡省諸侯則知有王是
諸侯朝聘天子思士明王賢伯也言諸侯朝聘天子者若上
有明王下有賢伯則諸侯以時朝聘善惡則有黜陟之義大
司馬掌九伐之法正邦国賊賢害民則伐之尒時諸侯必不
敢暴虐今由無明王賢伯又復朝聘共公侵刻下民無所畏
憚故思治也有朝聘之時也僖二十四年左傳說富辰稱畢
原酆鄷文之昭也知鄶伯是文王之子也時爲州伯有治諸
侯之功謂爲牧下二伯治其當州諸侯也易傳者以經傳考
之武王成王之時東西大伯唯有周公召公
大公畢公爲之無鄶侯者知爲牧下一伯也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卷終

毛詩卷第八 凡二十四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豳七月詁訓傳第十五 ○陸曰豳者戎狄之地名也

豳而出居焉其封域在雍州岐山之北原溫之野於漢屬右
扶風鄠邑周公營流言之難居東都思公劉大王爲豳公夏
勞民事以此叙己忠而作七月鴟鴞之詩成王悟
而迎之以致大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国之風焉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豳譜 豳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郃而出所遷
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是也郃音台
子不窋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
也生民云即有郃家室本紀云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卒子公劉立是公劉爲后稷之曾孫
改故知公劉自郃而出也公劉之篇說公劉爲狄迫逐而徙不
居經云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本紀称公劉在戎狄間知豳是
戎狄之地名也漢書地理志云右扶風郃邑縣有豳鄉詩公
劉所邑是漢時屬扶風郃邑也言自郃而出者杜預云豳在
新平漆縣東北郃今始平武功縣所治鄠城是也郃近而豳
遠從内出外故言出○公劉以夏后大康時失其官而竄於

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国成焉○正義
曰国語云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弗務
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韋昭云豳西近
戎北近狄周本紀亦云不窋奔戎狄之間此云公刘竄於此
地者案此公刘之篇說公刘迁豳事皆詳悉自邰徙豳必從
公刘始矣盡不窋之時已竄豳地尚往来邰国至公刘而尽
以邰民迁之也本紀云公刘卒子慶即立国於豳是也定国
於豳自公刘始也韋昭注国語以為不窋當太康之時公刘
乃不窋之孫不應亦當太康之世而此云公刘以太康時失
官守者周語止云夏之衰也不言始衰之主書序云太康失
邦則夏后之夏自太康為始故繫太康言之其实云刘適豳
不當太康之世鄭據外傳之文取不窋之事以為說耳本紀
云公刘雖在戎狄間復修后稷之業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周
道之興自此始也又公刘之篇具述公刘居豳愛[illegible]之事是
民歸之而成国也其封城在禹貢雍州皮山之北[illegible]隰之野
○正義曰禹貢雍州云荊岐既旅原隰底績是岐[illegible]原隰屬
雍州也太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刘之篇說
公刘居豳度其原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illegible]商之末
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难而入處於其陽民又歸之○正義曰
詩綿傳及書傳略說皆有其事○公刘之出大王之入雖有

其異由有事难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illegible]正義曰
本紀云公刘復修后稷之業古公復修后稷公刘[illegible]是[illegible]
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也旱麓序云周之先祖[illegible]修后稷
公刘之業而郊他言公刘太王者以周公之作七[illegible]主意於
此二人故特言之○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之难[illegible]居東都
二年○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illegible]言於国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illegible]以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是周公避流言之难出居
東都二年也金[illegible]云居東不言東都周公避居[illegible]當不出
畿內自然在東都[illegible]時实[illegible]為都而云都據後營[illegible]而言之
耳周公在東[illegible]出[illegible]三年言[illegible]年順金縢之成文[illegible]公刘太
王居豳之職憂念民事至[illegible]之功以此序已志○正義曰此
釋作七月之意也以公刘[illegible]人之乱太王有戎狄之难或
出或入其居豳之時敢民[illegible]農為務使衣食充足憂念民
事有至若之功由其積德[illegible]民子孫卒成王業周公明出居
東都恐王業毀壞亦憂念[illegible]事無成周道其意與其刘大王
之志同不得自言已身憂[illegible]之心矣無以發明已告故作七
月之詩仰陳公刘大王以[illegible]身序已志知周公之作七月
其意必加此者以序云周公[illegible]變故陳先公風化之所由致
王業之艱难言礼変是[illegible]言乃作也襄二十九[illegible]

扎見歌豳曰美哉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明在東[illegible]作之
也七月之詩非刺成王非美成王無故[illegible]先公之[illegible]作陳王
業之根雖則是思念先公用以此序已志也本詩周公所作
大師題之曰豳明其然矣而先公在豳凡經十世知唯念公
劉太王者以公劉初居豳之主太王終去豳之君[illegible]是先公
之後皆有事難之故周公身[illegible]事難追念處豳先[illegible]明是念
其後者故知周公所念念此二人君然大上既[illegible]唯[illegible]
后稷之教乃在居岐之後周公思居豳之事知其此念大王
者緜篇說大王之色云民之初生自土沮[illegible]言居[illegible]之出得
民之意民恋其德故興俱遷明知思念豳事其意亦及大王
也鄭於上句言周公居東二年此句說其作詩之意後明七
月之作在此二年之中因尚書有二年之文故言之耳非謂
居東二年始作七月也何則序云周公遭受即作不應坐受
二年方始為詩七月之作當是初出之年也○後成王仰之
反之抑致致太平其出入也一德不回絆似於公劉大王之
所為太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為豳[illegible]
變風焉○正義曰念[illegible]云惟朕小子其新逆是成王迎而
之代成王治国政而致太平其出居東都也其入[illegible]王[illegible]
常守專一之德不有回邪[illegible]似公劉大王之所為也周公進
詩之時有自此二人之意及其終得相王政其事又[illegible]似之

此詩用於樂中當立題目大師於[illegible]大述周公之志以此七
月之詩主意[illegible]公之事故別其詩不合在周之風雅而以為
豳國之變風焉此乃遠論豳公為諸侯之政周公陳之欲以
此序已志不[illegible]王業之本不得入周召之正風也又非刺美
成[illegible]入成王之正雅周公王朝卿七不得專名一国進
退[illegible]其上陳豳公故為豳之變風若所陳[illegible]豳
事[illegible]公[illegible]亦不可
豳[illegible]之為宜[illegible]
則用[illegible]矣[illegible]之變[illegible]以其變風[illegible]各[illegible]之
善惡[illegible]公之政[illegible]下主述周[illegible]
美者[illegible]之變風[illegible]豳者召[illegible]公
刺以[illegible]召[illegible]陳文[illegible]意[illegible]
列為[illegible]豳[illegible]
陳既[illegible]周公之事[illegible]周公使[illegible]一国故
并為[illegible]問豳七月[illegible]周公之德[illegible]今
在風[illegible]周公專為一国上[illegible]
以在風下[illegible]公之業[illegible]
之德也[illegible]之德[illegible]公之
冠諸篇[illegible]周公德[illegible]諸侯
業從於周公為[illegible]

事司於王政處[illegible]國之後不與[illegible]國為[illegible]次之小
其近[illegible]七篇
出居[illegible]避居之[illegible]武
玉崩[illegible]斯得武王[illegible]
四也[illegible]十三[illegible]攻成王[illegible]
十一[illegible]反[illegible]居[illegible]成王[illegible]十七而[illegible]武
王八[illegible]注云文王[illegible]於文王受命為七年[illegible]六年伐紂[illegible]
疾瘳[illegible]周公[illegible]武王[illegible]出
五年秋[illegible]五年作召誥[illegible]伐
紂至此[illegible]年十八[illegible]
也[illegible]年一十[illegible]成王以又王終明[illegible]鄭
辨武王崩及周公出[illegible]之事知[illegible]者案大戴禮[illegible]篇
云文王十三生伯邑[illegible]王則武王之年少於文王
十一歲文王世子[illegible]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武
王既少文王十四歲[illegible]王[illegible]十[illegible]面崩知武王於時年八十
[illegible]文王受命七[illegible]是文王崩時受命七年尚
[illegible]年武王伐殷作泰誓案經泰誓上篇說武王
[illegible]命十一年泰誓下篇云還歸二年而後伐紂
[illegible]我紂之時受命十二年也文王[illegible]至十三年始伐紂是崩
後六年也金縢云武王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是伐紂後

二年有疾從文王之崩至武王有疾積八年矣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三矣至此則九十一也武王九十三而崩故知瘳
後二年崩也知周公以武王崩後三年出者禮君薨百官總
已而所政於冢宰三年定四年左氏云周公為太宰以右王
室周公既為大宰武王初崩揔揖王政[illegible]是常事管蔡不應
流言成王不應致疑明是二年喪畢周公不授王政故流言
耳案周書武王以十二月崩則崩後一年十二月朞而練二
年十二月祥而祭除崩後三年管蔡乃流言也金縢云管叔
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
我先王是周公於流言之年避位而出是武王崩後三年也
金縢又云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注云罪人周公之屬與
知揖者周公出皆奔二年尽為成王所得言三年者并數出
年是崩後四年也又曰於後公乃為詩注云於二年後也上
既言二年又別言於後明是二年之後也又曰秋大熟未穫
注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此秋文承於後之下
於後既是二年之後明此秋是二年之後謂居東二年武王
崩後五年也金縢云秋大熟未穫之不即云惟朕小子其新
迎是周公即以其年反也周公將揖出避流言今成王自新
迎之明其反即居揖武王崩後五年即是揖政之元年書傳
稱周公揖政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七年致政成王言建

侯衛是封衛侯康誥論封衛之事是五年作洛誥也鄭言依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十一然則成王以六王終明年生所以知者書傳略說云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故云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又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年十八又攝政七年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殺紂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二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之時周公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居東二年之後也志則十月之作在出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矣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亦未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成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事是四年作康誥也洛誥論致政成王之事是七年作洛誥也鄭言依康誥時成王年十八作洛誥時二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孟迎也案康誥經云王若曰孟侯者於四方諸來朝迎於郊故云天孟侯則封康叔之時成王年十八又攝政四年建侯衛據孟侯之文知攝政四年成王年二十一也逆而推之則知成王於攝政元年年十五周公出年年十三武王崩年年十歲計文王崩後十年武王殺紂自然文王崩之明年生成王也由此而驗之故知成王年十二之時周公初出居東二年之時反而居攝也此譜言居東二年之時周公出居二年之中不知其作之在何年當在居東二年之後也志則十月之作在出居東三年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既言二年別言於後既與罪人斯得則上文居東二年并初出之年為二年作詩之時為三年矣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亦未知言刺朝廷則是刺羣臣不刺成王宜在雷雨大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知者若在雷風之前成王與羣臣悉皆未悟不得獨刺羣臣若啓金縢之事當是周公既反而作也書傳稱周公居攝三年踐奄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云奄國在淮夷之傍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自此而來歸然則周公之歸在攝政三年東山勞歸士之時經云自我不見于今三年明周公以秋反而居攝其年則東征三年而後歸既歸乃大美之作東山經云零雨其濛即東征必是秋冬遣兵而東山也若然周公以秋反而冬行而云新合昏者周公悅勞歸士言其新昏也非是六軍之事皆新昏設令發兵之前起兵之月始為民昏也破斧經稱東征則是征時之事其作必以是東山之前未知定是何年狼跋序云美周公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保公遜遁去位避成功也案書序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周公致政之後留為大保而作此七篇之作七月在先鴟鴞

次之今鴟鴞次於七月得其序矣伐柯九罭與鴟鴞同年東山之作在破斧之後當於鴟鴞之下次伐柯九罭破斧東山然後終以狼跋今皆顛倒不次者張融以爲簡札誤編或者次詩不以作之先後鄭所不說未可明言毛氏之意傳訓不明唯鴟鴞傳曰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二子謂管蔡以爲鴟鴞之詩爲管蔡而作然則毛解金縢之文其意皆異於鄭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毛以鴟鴞爲管蔡而作則罪人斯得爲得管蔡周公居東爲東征也居東二年既爲征伐則我之不辟當訓辟爲法謂以法誅之如是則毛氏之說周公無避居之事矣但不知毛意以周公揖政爲是喪中即揖爲在除喪之後此不明耳王肅之說祖述毛氏傳意或如肅言王肅金縢注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揖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歸制礼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三歲武王六十而後有成王武王時成王已十三周公相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肅意所以然者以家語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又占文尚書武成篇云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惟九年大統未集孔安国據此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其後刘歆班固賈逵皆亦同之肅雖不見古文以其先儒之言必有所出本從先儒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依大戴礼武王之年少文王十四歲故亦同鄭爲文王崩時武王年八十三也受命九年武王八十三故至十三年伐紂武王八十七也金縢云武王既克殷二年有疾者并數伐紂之年與疾年共爲二年故云伐紂明年有疾時武王八十八也礼記云武王九十三而終是爲伐紂後六年而崩也金縢云武王既喪即云管蔡流言周公居東則是武王崩之後管蔡即流言周公即東征也又書序云武王崩二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命作大誥言武王崩三監叛明武王崩後即叛周公即征可知故以爲武王崩之明年称元年周公揖政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也金縢云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故知二年而克殷殺管叔也東山序云周公東征三年而歸明堂位称周公踐天子之位六年制礼作樂故知三年歸制礼作樂至六年而成也東征实三年金縢言二年者王肅於彼注云或曰詩序三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錯向也曰書言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知營洛邑作康誥召誥皆在七年者以召誥

說營洛邑之事洛誥說致政成王治於新邑之事明此二篇同是致政之年作也康誥經云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国洛亦言洛邑之事明與召誥同時故知三篇皆七年作也肅又云然則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致政時年二十所以知者以周公居攝七年而致政明是二十成人故致之耳致政之時成王年二十逆而推之攝政元年年十四武王崩年年十三文王先武王十年而崩是文王崩之年成王已二歲也由此而驗之則武王崩之明年成王年十四其年周公攝政管蔡流言周公東征之作七月也所以作七月者王肅之意以爲周公以公刘太王能憂念民事成此王業今管蔡流言將絕王室故陳豳公之德言已攝政之意必是攝政元年作此七月左傳李札見歌豳曰其周公之東乎則至東居乃作也居東二年既得管蔡乃作鴟鴞三年而歸大夫美之而作東山也大夫既美周公來歸喜見天下平定又追惡四国之破毀礼義追刺成王之不迎周公而作破斧伐柯九罭也伐柯序云刺朝廷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也肅又云或曰東山既歸之詩而朝廷不知猶在下何曰同時之作破斧惡四国而其辭曰周公東征四国是皇猶追而刺之所以極美周公是肅意以破斧伐柯九罭作在東山之後故編東山於前也狼跋美周公遠則四国流言近則成王不知進退有難而不失其聖當是三年歸後天下太平然後美其不失其聖耳彼在後作故以爲終此則王肅義耳未知傳意有案以否其纖緯史傳言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及言周公攝政四年建侯十五年營成周及太子十八称孟侯此等皆肅所不信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辟居東都○王業于况反又如字下同

疏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至艱難○正義曰作七月詩者陳先公之風化是王家之基業也毛以爲周公遭管蔡流言之變率兵而東伐之憂此王業之將壞故陳后稷及居豳地之先公其風化之所由緣致此王業之艱難之事先公遭難乃能勤行風化已今遭難亦欲勤修德教所以陳此先公之事將以此序已志經八章皆陳先公風化之事此詩主意於豳之事則所陳者處豳地陳先公公刘大王之等耳不陳后稷之教今輒言后稷者以先公脩行后稷之教故以后稷冠之艱也難也但古人之語字重耳無逸亦云不知稼穡之艱難與此同也鄭以爲周公遭流言之變避居東

都非征伐耳其文義則同。箋周公至東都。正義曰変者改常之名周公欲拑管蔡毀之是於拑事変改也金縢云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国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不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即云居東二年是其避流言居東都也流謂水流造作虛語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彼注云管国名叔字封於管羣弟蔡叔霍叔武王崩周公免喪服意欲拑政小人不知天命而非之故流公將不利於孺子之言於京師孺子成王也我今不避孺子而去我先王以謙謙爲德我反有欲位之謗無怨於我先王言愧無辞也居東者出處東国待罪以須居之察已是說避居之意也周公避居東都史傳更無其事古者避辟扶亦反譬辟皆同作辟子而借声爲義鄭讀辟爲避故爲此說案鴟鴞之傳言寧亡二子則毛無避居之義故毛讀辟爲辟此八章皆是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序先公號令之辞首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計民之所用食急於衣宜先陳耕田之事但耕種收斂終年始畢每事及時然後能穫則禦一年之飢非時日之用衣則不然唯是寒月所須又當及時營作故蚕日條桑八月載績若此月不作則寒時無衣事之濟否在此一月偏急於衣故首章上六句先陳人以衣褐爲急三之日以下五句陳人以谷食爲急故陳人耕饁之事人之爲衣絲帛爲先故二章言女功之始養蚕之事一章之中而再言春日者此章先言執筐養蚕因論女心傷悲感物但傷悲在蚕生之初陳之於求桑之下顛倒不順故更本春日采繁記傷悲之節所以再言春日也衣之所用非絲即麻春既養蚕秋當緝績絲帛染爲玄黃乃堪衣用故三章又陳女功自始至成也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功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冬月衣裳雖具又當入室避寒故五章言將寒有漸閉塞宮室女功衣服之事既終矣乃說男女飲食之事黍稷麻麥男功之正故六章先陳男功之助七章言男功之正首章已言耕田之事故此章唯說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皆是先公憂民之風教周公陳之以此序已志言已之憂民憂国心亦然也民之大命在溫與飽八章所陳皆論衣服飲食首章爲其揔要餘章廣而成之首章上六句言寒當須衣故二章三章說養蚕緝績衣服之事以充之首章下五句言耕稼飲食之始故七章說治場紬谷稼穡終事以充之論衣不言須衣之時論食不言須食之時者衣必寒時所須故可言須爲戒食則無一日而不須不可言須食之時諸衣

言之事則引物記候言飲食耕田之事則不記時候皆此意也卒章說鄉飲之禮獨言九月肅霜者饗飲之禮以農畢乃爲故言肅霜滌場以見農功之事絲麻布帛若其餘飲食則不得記時故六章七章無記時之事絲麻布帛衣服之常故蠶績爲女功之正皮裘則其助四章箋云時寒宜助女功言取皮爲裘助女絲麻之功也黍稷穀麥飲食之常故禾稼爲男功之正菜果則其助六章箋以釁奠及葵棗助男功又云瓜瓠葵棗助男稼穡之功也女功之助在四章男功之助在六章者二章三章是女功之正故四章爲女功之助七章是男功之正故六章爲男功之助欲令男女之功各自相近者也女功之正助後故七章男功之正在前故在正前也又養蠶時節易過年之事非時月之功民必趨時不假深戒首章已言其始七章略言其終不復說其芟耨芸耕之事故男功之正少女功之正多也絲麻之外唯有皮裘可衣者少黍稷以外果瓜之屬可食者多故男功之助多女功之助少也女功助在正後故五章女功助下言女功畢男功正在助後故七章男功正下言男功畢男功正後猶有茅索之事女功在後不言有事

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則冬亦有績麻但言不備耳先公之教急於衣食四章之末說田獵習戎卒章之初說藏冰鑿暑非衣食之事而言之者廣迷先公教具備也閑於政事然後饗燕卒章說飲酒之事得其次也毛鄭注雖小有異文意則同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火大火也流下也九月霜始降婦功成可以授冬衣矣箋云大火者寒暑中而寒暑退故將言寒先著火所在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一之日十一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氣也箋云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之日也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寒氣也褐將何以終歲乎昌故八月則當績也○觱音必說文作㬎發音如字說文作㪷褐音曷

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三之日夏正月也豳上晚寒于耜始脩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興不辜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箋云同猶俱也喜讀爲饎饎酒食也耕者之婦子俱以饎來至於南畝之中其見田大夫又爲設酒食焉言勤其事

又愛其吏也此章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耜音似饁炎輒反野饋也字林于劫反畯音俊喜王申手如字鄭作饁尺志反下同夏户雅反下染夏夏小正同晚寒如字謂晚節而氣寒也饋其便反饟武亮反又爲于僞反

疏

七月至至喜○手以爲周公云先公教民周備民奉上命於七月之中有西流者是火之星也知是將寒之漸至九月之中云可以相授以冬衣矣九月之中若不授冬衣則一之日有觱發之寒風二之日有栗烈之寒氣此二日者大寒之時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何以終其歲乎故至八月則當績也又豳人從君之教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四之日悉皆舉足而耕俱時我耕者之婦子奉饋食餉彼南畝之中耕作者田畯來至見其勤農事則歡喜也豳公憂念民事教之若此周公言已憂民亦與之同故陳之也○鄭唯田畯至喜言田畯來至農夫爲設酒食爲異餘同○傳火大火至冬衣矣○正義曰春秋昭十七年有星孛於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哀十一年左傳曰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謂火下爲流故云流下言六月昏見而中則流下也可以授冬衣者謂衣成而授之○箋大火至所在○正義曰昭三年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

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候事也知此兩月昏旦火星中者月令季夏昏火星中六月既昏中以衝反之故十二月旦而中也若然六月之昏火星始中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注云司馬之職治南岳之事得則夏氣和夏至之氣昏火星中所以五月得火星中者吳志孫皓問月令季夏火星中前受東方之躰尽以爲火星季夏中心也不知夏至中星名答曰日永星火此謂大火也大火次名東方之次有壽星大火析三者大火爲中故尚書云舉中以言焉又每三十度有奇非特一宿者也季夏中火猶謂指心火也如此言中則日永星火謂大火之次非心星也堯典回時言中星者春夏交舉其次言星鳥星火秋冬舉其宿言星虛星昴故注云星鳥鶉火之方星火大火之屬虛玄武中虛宿也昴白虎中宿也其東方南方皆三次鶉火大火居其中西方此方俱六宿虛星昴星居其中每時揔舉一方故指中宿與次而互言之耳其實仲夏之月大火之次亦未中也是鄭以日永星火大火之次與此火之心星別二傳一之至寒氣○正義曰一之日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辨之言一之日者乃是十分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既解一二之意又復指斥其一之日周之正月謂建子之月也二之日者殷之正二月謂建丑之月也不傳曰三之日夏

之正月謂建寅之月也正朔三而改之既言三正事終更復從周爲說故言四之日周之四月即是夏之二月建卯之月也此篇說文自立一躰從夏之十一月至夏之二月皆以數配月而言之從夏之四月至於十月皆以數配月而祚之唯夏之三月特異常例下云春日遲遲蚕月條桑皆是建辰之月陰陽則生物陰則成物建丑之月純陽用事陰氣已萌物建子之月純陰已過陽氣初動物以牙蘖將生故以日稱之建巳之月當陰陽之中處生成之際物生已極不可以同前不得言五之日物既未成不可以數配見其異於十下四章箋云物成自秀蕤始明以物成故稱月也若然一之日二之日言十之餘則可矣而三之日四之日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月爲一二而謂之三四者作者理有不通辭無所寄若云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二月則羣生物未成更言數謂之三四明其氣相類也春秋陽月物皆未成故因乘上數言一之二之則與前無別以其俱是元命包曰周人以十一月爲正殷人以十二月爲正夏人以十三月爲是建寅之月乃是十月之初亦乘上以爲十三與此同也四月云冬日烈烈飄風發發以發是風故知烈是氣

故以感觱發爲寒風栗烈爲寒氣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故異其文○箋褐毛至當績○正義曰毛布用毛爲之賤者所服卒終釋詁文言此二陽之月大寒之時無衣無褐不可終歲是故八月則當衣事蚕爲重箋不云蚕月則當蚕而言八月則當績者以此章先言流火則是已見火統於時蚕事已過唯績可以當之故不以蚕事焉此○傳三之日至農計耕事脩耒耜其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人以三之日於是始脩耒耜其田器孟春天子躬耕帝籍然則脩治耒耜當以孟春之月者今言豳人以正月脩耒耜二月始耕故云豳土晚寒鄭志荅張逸云晚温故脩耒耜始耕皆校中国一月也易稟卦注云無事曰閒陳設曰肆名訓跋爲足耕以足推故云無不本足而耕無不者言其人人皆然也饁饟饋釋詁文孫炎曰饁野之餉釋言云畯農夫也孫炎曰今之嗇夫是也然則此官選俊人王田謂之田畯典農之大夫謂之農夫以王者尤重農事知其聲爲大夫也案鄭注周礼司農之時特命之主其田農之事外天子使大夫治之或於田云田畯大夫春官篇章掌擊土鼓以周礼無田畯故直

以樂田畯鄭司農云田畯勸之官若但彼詭祈年之際知[redacted]祭先穡者傳不解至喜之義但手無破字之理不得以爲成之○正義曰箋以田畯至喜文承饁彼之下若是喜樂其事便是[redacted]其餉食非復饁彼之下而謝田畯喜乎[redacted]既是食明喜亦是食故知喜讀爲饎饎酒食釋訓文李巡有異缺[redacted]賓之敬大夫[redacted]然衙命郵司何爲辱身就耕民公[redacted]矩龍亩[redacted]問甘飲食乎鄭亦甚矣而改易經字殆非作者之本言嘯[redacted]然矣飲食之事礼之所重大夫之勸迎周公邊豆之有践酏[redacted]之爱国君欲授之以殽何獨田畯之尊不可爲之設食也[redacted]其爲設酒食言民爱其吏耳何必大夫皆仰田間食乎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

箋云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作此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倉庚黃鸝也懿筐深筐也微行牆下徑也五previous之宅樹之以桑箋云載之言則陽温也温而倉庚又鳴可否之候也柔桑稚桑也爰猶生宜稚桑○離本又作鵹亦作鶩同力知反稚直吏反

春日遲遲采蘩祁祁

遲遲舒緩也蘩白蒿也所以生蚕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殆始及與也躯公子歸寧其民同時出同時歸也箋云春女感陽氣而思男秋士感陰氣而思女是其物化所以悲也悲則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嫁焉女感事苦而志是謂豳風○祁巨之反音上之反殆音待

疏

七月至同歸○毛以爲七月之中有流下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九月之中則可以授冬衣之爲也於此之時女人執持深筐循彼微細之徑道於是求其柔稚之桑以養新生之蚕因言養蚕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遲遲然而舒緩采蘩以生蚕者祁祁然而衆多於是之時女子之心感蚕事之勞苦又感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思男有欲嫁之志時豳公之子躬率其民共適田野此女人等始與此公子同時而來歸於家○鄭唯下句'二言始與'餘同○傳倉庚至以桑○正義曰倉庚一名離黃即莺也黃鳥是也懿者深遂之言故知懿筐深筐行訓爲道也步道謂之徑微行爲牆下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明牆下之意○傳遲遲至時歸○正義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故爲舒緩討春秋漏刻多少

正等而秋言淒淒春言遲遲者陰陽之氣感人不同張衡西
京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體舒泰
春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緩故以遲遲言之及遇秋景四
體褊蹙不見日行急促唯覺寒氣襲人故以淒淒言之淒淒
是涼遲遲非暄二者觀文似同本意實異也釋草云蘩皤蒿
孫炎曰白蒿也傳於采蘩云皤蒿也此云白蒿變文以曉人
也今定本云皤蒿也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傷悲感事
苦感蠶之事苦既感事苦又感陽氣故傳明其二感之意
春則女悲秋則士悲感其萬物之化故所以悲也因有女悲
遂解男悲言男女之志同而傷悲之節異也釋詁云胎始也
說者皆以爲生始然則胎始義同故爲始也及與釋詁文
侯之子稱公子言與公子同歸則公子時亦適對故豳公之
子身率其民也王肅云豳君既脩其政又親使公子躬率其
民同時歸也○箋春女至豳風　正義曰箋又申傳傷悲之
意女是陰也男是陽也秋冬爲陰春物得陽而生女則有陰
而無陽春女感陽氣而思男春夏爲陽秋物得陰而成男則
有陽而無陰故秋士感陰[illegible]而思女是由其萬物變化故所
以思見之而悲也婦人謂[illegible]爲歸經於傷悲之下即言與公
子同歸是說女之思嫁[illegible]爲公子率民故易傳以言悲則
始有與公子同歸之志欲得嫁焉雖貴賤有異感氣則同故
與公子同有歸嫁之意亦感陽氣使然亦是感蠶事之苦而
往此云中傳爲二事之意也莊元年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
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此章所
言是謂豳國之風詩也此言是豳風六章云是謂豳雅卒章
云是謂豳頌者春官籥章云仲春晝擊土鼓吹豳詩以逆暑
仲秋夜迎寒亦如之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
樂田畯國祭蜡則吹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以周禮用爲樂章詩中
於有其事此詩題曰豳風明此篇之中當具有風雅頌而
言豳雅豳頌則豳詩者是豳風可知故籥章注云此風也而
言詩總名也是有豳風也且七月爲國風之詩自然豳詩
是風矣既知此篇兼有雅頌則當以類辨之風者諸侯之政
教凡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此章女心傷悲乃是民之風
俗故知是謂豳風也雅者正也王者設教以正民作酒養老
是人君之美政故知穫稻爲酒是豳雅也頌者美盛德之形
容成功之事男女之功俱畢無復飢寒之憂置酒稱慶是功
成之事故知朋酒斯饗萬壽無疆是謂豳頌也篇章之注與
此小異彼注云豳詩謂七月也七月言寒暑之事迎氣歌
歌其類言寒暑之事則首章流火觱發之類是也又云豳雅
者亦七月也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亦歌其
類也則亦此首章爲豳雅也又云豳頌者亦七月也七月又

有穫稻釀酒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之事是亦歌其類也兼以穫稻釀酒亦爲豳頌皆與此異者彼又槪篇章之文而爲說也以其豳詩以迎寒迎暑故取寒暑之事以當之吹豳雅以樂田畯故取耕田之事以當之吹豳頌以息老物故取養老之事以當之就彼爲說故得兩解也諸詩未有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而此篇獨有三體者周公陳王化之基未有雅頌成功故爲風也鹿鳴陳燕勞伐事之事文王陳祖考天命之美雖是天子之政未得功成道洽故爲雅天下太平成功告神然後謂之爲頌然則始爲風中爲雅成爲頌言其自始至成別故爲三體周公陳豳公之教亦自始至成述其政教之始則爲豳風述其政教之中則爲豳雅述其政教之成則爲豳頌故今一篇之內備有風雅頌也言此豳公之教能使王業成功故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薍爲萑葭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云將言女功自始至成故於此又本於此○萑戶官反葦韋鬼反薍五患反葭音加畜本又作蓄同勅六反下同**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以伐遠揚猗彼女桑**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角而束之曰猗女桑荑桑也箋云條桑枝落采其葉也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條徒彫反注條一桑同又如字沈暢遙反斨七羊反猗於綺反徐於宜反銎曲容反說文云斧空也荑徒兮反**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玄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箋云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豳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凡染者春暴練夏纁玄秋染夏爲公子裳厚於其所貴者說也○鵙圭覓反字林工役反纁許云反暴蒲卜反染如琰反

【疏】七月至子裳○正義曰言七月流火者火星也民知將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豫畜之以擬蠶用於養蠶之月條其桑而采之謂斬條於地就地采之也猗束彼女桑而采之謂柔稚之桑不枝落者以繩猗束而采之也言民受先公之教能勤於蠶事也蠶事既畢又須績麻七月中有鳴者是鵙之鳥也是將寒之候八月之中民始績麻民又染繒則染爲玄則染爲黃云我朱之色甚明好矣以此朱爲公子之裳也績麻爲布民自衣之玄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爲公子裳皆是衣服之事雜互言之也○傳薍爲至爲曲○正義曰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蒠息理反騅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云彼茁者葭郭璞曰即今蘆也又云葭蘆

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一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苴成則名爲
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芦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故云苴爲
萑葭爲葦此對文耳散則通矣蒹葭云白露爲霜之時猶名
葭行葦云敷彼行葦夏時已名葦也月令季春說養蠶之事
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下句言
蚕事則萑葦爲蚕之用故云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箋將
言至於此○正義曰養蠶女功之始衣服女功之成上章止
言蚕生之事故箋云女功之始此章并說爲裳故云自始至
成也○傳斨方至荑桑○正義曰破斧傳云隋銎曰斧方銎
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銎孔異耳故云斨方銎也此蓋相傳
爲然無正文也劉熙釋名曰斨戕也所伐皆戕毀也言遠枝
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條揚者也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
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取其葉襄十四年左傳云譬如捕鹿晉
人角之諸戎猗之然猗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
之曰猗女是人之弱者故知女桑柔桑言柔弱之桑其條雖
長不假枝落故束縛而采也集注及定本皆云女桑柔桑取
周易枯楊生荑之義荑是葉之新生者○傳鵙伯至纁裳○
正義曰鵙伯勞釋鳥文李巡曰伯勞一名鵙樊光曰春秋云
少皞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
郭璞曰似鶪鶪[illegible]應爲論云伯勞以五月鳴應陰

氣之動陽氣爲兵養陰爲殺殘賊伯勞蓋賊害之鳥也其声
鵙鵙故以其音名云陳風云不績其麻績繩麻之名八月絲
事畢而麻事起故始績也玄黑而有赤黑色有赤黑雜者考
工記鍾氏說染法云三入爲纁五入爲緅七入爲緇注云染
黑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緅緅今礼記作爵言如爵
弁色也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凡玄色者在緅緇之間其
六入者與染法互入數礼無明文故鄭約之以爲六入謂三
入赤三入黑是黑而有赤也士冠礼云爵弁服纁裳注云凡
染終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矣以
上染朱入數書傳無文故約之以爲四入也三則爲纁四入
乃成朱色深於纁故云朱深纁也陰陽相對則陰闇而陽明
矣朱色無陰陽之義故以陽爲明謂朱爲光明也易下繫云
黃帝堯舜垂衣裳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玄
地色黃故玄以爲衣黃以爲裳蒙天在上地在下土記位於
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玄衣纁裳之義染色多矣而
特舉玄黃故傳解其意由祭服尊故也○箋伯勞至者說○
正義曰五月陰氣動而伯勞鳴是將寒之候也月令仲夏鵙
始鳴是中国正氣五月則鳴今鵙地晚寒鳥初鳴之候從其
鄉土之氣焉故至七月鵙始鳴也此篇箋傳三云晚寒上言
于耜舉趾下云載纘武功唯校中国一月此独校兩月者鵙

夏西北凍於諸華寒氣之來大率陰巨寺心甘盤中国常校一月何則蚤月條桑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卓荼中国同也既云同於中国不得有五月始鳴今云七月其義不通也古五字加七畫之訛理亦可通但不知經文實誤不甘猶地大率暍寒箋傳誤率三事之寒暍於中国者非徒此二事而已事又以月令校之豳地之寒月令仲春之月倉庚鳴此云蚤月始鳴月令季秋當木黃落此云十月隕蘀月令季秋天子嘗稻此云十月穫稻月令仲秋云天子嘗麻此云九月叔苴月令季冬命取冰此云三之日納于凌除皆是暍寒所致箋傳不說者已率三事其餘可知也上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七月鳴鵙言暍寒者謂温氣暍則鵙鳥暍也十傳言田暍也七月鳴鵙言暍寒則此箋當言暍温而亦言暍寒者鄭吾張逸云暍寒不暍温其意言寒來既暍故順上傳率暍寒以時暍温耳孫毓以為寒鵙率早寒北方是也熱鄉乃暍寒禹方是也毛傳言暍寒者酷土寒多雖暍猶寒非謂寒來暍也毓之此言似欲有理但案經上下言九月肅霜與中国氣同豈船乃承於中国非是寒來早也明是寒來暍故温亦暍也月令春暴練夏

纊玄秋染夏冬天官染人文仙練者可以染此色玄纊者天地之色以為祭服石染當及盛暑熱温則速研之三月而後可以考工記鍾氏朱湛丹秫染練術也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翟為飾夏翟毛羽五色備成章染者擬以為深色之要是以放而取名引此者證經載玄載黃謂以夏日染之四八月染迄時在夏而文承八月之下者以養蚕績麻是造衣之始故先言之故後言之言蚕績所得民亦自衣而特言公子裳是為公子裳亦是尊於貴者與此同

四月秀要五月鳴蜩八月其穫十月隕蘀

秀也蜩螗也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箋云夏小正四月王瓜鳴蜩也穫禾也隕墜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物成自秀要始○要於遥反穫戶一反蜩音條蘀音託墜直類反

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天子給裘箋云于貉往搏貉以自為裘也狐狸以共尊者言此者時寒宜助女功○貉音陌狐狸皮也為公子裘冬狸力之反獸名溥音

傳舊音付自
爲于爲反 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豵獻
豜于公 豵繼功事也豕
歲曰豵三歲曰豜大獸公之
豜私之等云其同者君
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
纘子管反發子公反豜古患反又音還
豵者蜫之虫也八月其禾可獲矣
月秀者要之草也五月鳴蜩
十月木葉皆隕落也此四物漸而成終落則將寒之候時所
漸寒至大寒之月當取皮爲裘以助女功一之日往捕豬取
皮爲人自以爲裘又取狐與貍之皮爲公子之裘絲麻不足
以禦寒故爲皮裘以助之既言捕豬取狐因貆田獵之事至
二之日之時君臣及其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習之
使不忘戰也我在軍之士私取小豵獻大豜於公戰鬬不可
以不習四時而習之兵事不可以空設田獵更狩以閑之故
因習兵而俱出田獵也貆貍也美
先公礼教備矣○傳不榮至薄落
○正義曰釋草云華榮也李巡曰分別異名以曉人見彼
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榮而不實者謂之榮不榮而實者
以英秀爲不榮而實亦榮故以英爲不實榮爲實榮實秀是
民說黍穆云實發實秀是華亦榮也釋虫云蜩螗蜩
螗舍人云皆蝘蜓也言曰蜩螗
爲蜩螗之蜩陳鄭謂之螗蜩秦晉謂之蟬是蜩蟬一
物方俗異名耳釋虫又云蜺寒蜩也似蟬而小
青赤色以月生鳴蜩不同者夏小正云五月螗
蜩鳴八月其穫者唯有禾耳蚤死其
穫謂禾可穫也陳隆釋語文。箋小正至要始。正義曰夏
小正者大戴礼之篇名也蕢要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
之鮮矣故疑王貢正與要爲一言要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
令孟夏王瓜生瓜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
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
生秀實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木草云蕢生田中葉青
刺人有實七月采之又非四月已秀是要與
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要草故云物成自秀要始徵見
言月之意也有物成故也。傳于豬至始裘。正義曰于謂
往也于豬言取不言往皆是往捕之而取
其皮耳明取之意也狐貉之厚以
居於家也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
言自此之後臣民亦服裘也引二文者證取皮爲裘之義孟
冬十月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天官掌皮秋斂皮冬
斂革春献之注云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献之次入司裘是
其事也孟冬始裘而司裘仲秋献良裘季秋献狐裘者豫献

之以待王時服用頌賜故也。箋于貉至女功。正義曰以
經狐貍以下為公子裘耳明于貉是民自用爲裘也礼無貉
裘之文唯孔子服狐貉裘以居明貉裘賤故也定九年左傳
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服虔云貍製狐裘也禮言狐裘多
矣知狐貍以供尊者言此將寒宜助女功以布帛爲正文功
皮裘為助女功非謂男助女也。傳纘繼至私之。正義曰
纘繼功事皆釋詁文豵入私豜入公則豜大豵小言一歲
三歲蓋相傳為然無正文也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大司馬職
文彼云小禽私之禽獸得通因經言獸故言獸也。箋其同
至曰豵。正義曰大司馬云仲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仲夏教
茇舍遂以苗田仲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仲冬教大閱遂以狩
田是皆因習兵而田獵也礼云仲冬此言二之日即是季冬
也不用仲冬者豳地晚寒故習兵晚也四時皆習兵而獨云
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礼備故也豕生三曰豵釋獸文
鄭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豜亦非三歲之豜釋獸
釋麋鹿與麕皆云絕有力豣箋意蓋以豣爲鹿麕有力者也五
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
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斯螽蚣蝑也莎雞羽成而振訊

之。箋云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言此三
物之如此著將寒有漸非卒來也。螽音終莎音沙徐又素
和反沈云舊多作莎今作沙音素何反宇室四垂為宇韓詩
云宇屋霤也蟋音悉蟀所律反蚣松容反又相工反蝑相魚
反又相呂反訊音信本又作誶同辛寸忽反穹窒熏鼠塞向墐戶穹窮窒塞也向
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箋云爲此四者以備寒。穹起
弓反窒珍悉反徐得悉反熏許云反塞向如字北出牖也韓
詩云向北窻也墐音
牖音酉篳音必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
箋云曰爲改歲者歲終而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當避寒
氣而入所穹窒墐戶之室而居之至此而女功止。曰爲上
音越下音于僞反一讀上而實反下如字漢書作聿爲

疏 五月至室處。正義曰言五月之時斯螽之虫搖動
其股六月之中莎雞之虫振訊其羽蟋蟀之虫六月居壁中
至七月則在野田之中八月在堂宇之下九月則在室戶之
內至於十月則蟋蟀之虫入於我之牀下此皆將寒漸故三
虫應節而變虫既近人大寒將至故穹窒其室之孔穴熏鼠
令出其窒塞北出之牖墐塗荊竹所織之戶使令室無隙孔
寒氣不入豳人又告妻子言已穹窒墐戶之意嗟乎我之婦

與子我所以爲此者曰爲改歲之後觱發栗烈大寒之時當入此室而居處以避寒故爲此也○傳斯螽至訊之○正義曰斯螽蚣蝑釋虫文又云螒天雞樊光曰謂小虫黑身赤頭一名莎雞李巡曰一名酸雞郭璞曰一名莎雞又曰蔣雞陸機疏曰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声幽州人謂之蒲錯是也○箋七月至卒來○正義曰以入我牀下是自外而入在野在宇在戶從遠而至於近故知皆謂蟋蟀也退蟋蟀之文在十月之下者以人之牀下非虫所當入故以虫名附十月之下所以婉其文也戶字言在牀下言入者以牀在其上故變称入也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傳穹窮至蓽戶○正義曰窒塞釋言文以窒是塞故穹爲窮言窮尽塞其窒穴也士虞礼云祝啓牖嚮注云嚮牖一名也明堂位注云嚮牖屬此爲寒之備不塞南窻故云北出牖也備寒而云墐戶明是用泥塗之故以墐爲塗也所以須塗者庶人蓽戶儒行注云蓽戶以荊竹織門以其荊竹通風故泥之也○箋曰爲至功止○正義曰月令云孟冬命有司閉塞而成冬此經穹窒墐戶文在十月之下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云曰爲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故改正朔者以建子爲正歲亦莫止謂十月爲莫是過十月則改歲乃大寒故言改歲之後方始入室若總言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乃爲終歲寒氣未過是爲未終故上言無衣無褐不得終歲謂度寒至春二者意小異也言入室者夏秋以來亦在此室欲言避寒之意故云入此室耳非是別有室也從養蚕而至此時一歲之女功止故告婦子令之入室避寒也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

鬱棣屬薁也剝擊也春酒凍醪也眉壽豪眉也箋云介助也所以鬱不及棗助男功又穫稻而釀酒以助其養老之具是謂豳雅○薁於六反亨普庚反菽音叔本亦作叔藿也剝普卜反注同介音界棣大計反蘡於盈反或於耕反凍丁貢反醪老刀反釀女亮反

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采荼薪樗食我農夫

壺瓠也叔拾也苴麻子也樗惡木也箋云瓜瓠之畜麻實之餘乾荼之菜惡木之薪亦所以助男養農夫之具○瓜古花反字或加艸非苴一餘反荼音徒樗勅書反又他胡反食音嗣瓠戶故反拾音十餘素感反

疏六月至農夫○正義曰此鬱薁言食則葵菽及棗皆食之也但鬱薁生可食故以食言之葵菽當亨煮乃

食棗當剝擊取之各從所宜而言之其實皆是食也穫稻作酒云以介眉壽主為助養老人則農夫不得飲之其壽酒豐年美棗瓜瓠農夫老人皆得食之其茶樗云食我農夫則老人不食之矣○傳鬱棣至亨葵○正義曰鬱棣屬者是唐棣之類屬也劉稹毛詩義問云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正赤食之甜本草云鬱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故云棣屬薁蘡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薁李即薁二者相類而同時熟故言鬱薁也棗須樹擊之所以剝為擊也○春酒凍醪者醪是酒之別名此酒凍時釀之故稱凍醪○天官酒正辨三酒之物云一曰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注云事酒今之醳酒也昔酒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醳者也清酒今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然則春酒即彼三酒之中清酒也以其年老者必有豪毛秀出者故知眉謂豪眉也○箋介助至難老○正義曰釋詁云介右也言助也是介轉相訓是介為助也鬱下及棗穫稻助男功穫稻為酒唯助養老故辨之以黍稷菽麥為正男功果實菜茹為助男功非是女助男也○箋壺瓠至黑米○正義曰以壺與食瓜連文則是可食之物故知壺為瓠謂甘瓠可食者就蔓斷取而食之說文云叔拾也亦為叔伯之字

言服上云宜有之有實者以供食也樗唯堪為薪故云惡木也細分□□□□麻亦食之也茶以為菜樗以為薪各從所宜而言之□□納禾稼有麻在男功之正此說男功之助言叔苴者以其初熟者取以供羹菜其在田收穫者蓄納倉以供常食也

九月築場圃

春夏為圃秋冬為場場圃同地自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為場○場直羊反下同圃布古反又作場場依字失陽反亦宜直羊反圃布古反一音布茹如豫反

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穋禾麻菽麥

後熟曰重先熟曰穋箋云納內也治於場而內之囷倉也○重直容反注同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云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埶之字今人亂之已久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云稑或從翏後種先熟曰稑囷丘倫反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

入為上出為下箋云既同言已聚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於是時男之野功畢○上時掌反注同

晝爾于茅宵爾索綯

宵夜綯絞也箋云爾女也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索素洛反綯徒刀反絞古卯反

二之日其栗三之日納于凌冰四之日其蚤獻羔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窒熏鼠塞向墐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九穀

栗注也箋云栗烈也謂新菜之時烈烈然急乘治也七月定星昏中急當治野功之時九月至百谷○毛以為

疏

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始九月之時築場於圃之中以治百谷也十月之中納禾稼於困倉之內乃收穫者黍稷重穋禾麻菽麥之等納之於困倉之中栗乎我農夫之等我之稼穡既已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既納倉則農事畢了民嗟乎既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既都邑之宅執治於宮中之事宮中既外治當是何事即相謂云晝日尒當往取茅草夜中尒當索綯以待明年蚤用也汲又當急其升上屋而脩治之以待秋冬之用也

疏

此章說農夫作事之終始為民之農夫又其始為民謂庶人在官者也

傳

故隨公子豳居攝之時也○箋云豳公子周公也

疏

○正義曰豳公子周公攝政之時也○傳農夫至百谷○正義曰農夫謂庶人在官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礼

傳

相傳為然無正文也○箋納內至困倉○正義曰宅有都鄙在野上言場此言納故知納謂治於場而內於倉也苗生

傳

秀謂之禾種殖諸穀名為稼禾稼之名此言納禾嫁謂納於場但既言治於場復言納於倉之事故箋連言之耳禾嫁未麻未麻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也與餘稻秫菽粟之屬皆名為禾麻與

傳

黍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摠諸禾也此

傳

所不見者明其皆納之也○箋既同至功畢○正義曰既

傳

困倉已具聚矣言治宮中之事則是訓功為事經當云執宮功不為公子於是治宮公子感公在宮上築耳今之事今定本云執宮功不為公子於是治宮公子感公在宮上築耳今之事則未畢故入之執於宮功○傳綯索至升也○箋亟急至公

傳

社○正義曰亟急言升其上故為升也○箋亟急至升上○正義曰亟急言升上故為升也

傳

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以民治屋者見公家祭礼

傳

易傳以栗為治下句言其始治百穀則栗屋亦為田事且

傳

云窒向墐戶是都鄙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野廬之屋也

傳

豳雅相者為始與谷為始不

傳

祭也所以二句得相成者以民所以治屋者見公家祭礼

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今月令孟冬天子乃祈來年於天宗大割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注云此周禮所謂蜡也天宗謂日月星辰大割大殺羣牲割之臘謂以田獵所得禽祭五祀門戶中霤竈行或言祈年或言大割或言臘互文是十月之時爲民祈來年百穀他月令天子之事故云祈於天宗此陳豳公之政指言公社以諸侯之事不得祭天故也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冰盛水腹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箋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周禮凌人之職夏頒冰掌事秋刷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後援先公禮教備也○鑿在洛反沖直弓反声也凌力證反又音陵說文作縢音凌蚤音早韭音九字或加艹非複音福覿徒歷反祭司寒本或作祭寒而藏之直遥反刷所劣反爾雅云清也三蒼云埽也

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滌埽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饗者鄉人以狗大夫加以羔羊箋云十月民事男女俱畢無飢寒之憂國君閒於政事而饗羣臣○滌直歷反埽也曰音越或人實反升縮所六反齊閒音閑

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公堂學校也觥所以誓衆也疆竟也箋云於饗而正齒位故因時而誓焉飲酒旣樂欲大壽無竟是謂豳頌○躋子兮反升也兕徐履反本或作光觥古橫反本亦作觵疆居良反竟音境爲境反樂音洛

【疏】二之日至無疆○毛以爲豳公使民二之日之時使人鑿冰沖沖然三之日之時納于凌陰之中四之日其早朝獻黑羔於神祭用韭菜而開之所以禦暑言豳公之教寒暑有備也又九月之時收縮萬物者是爲霜也十月之中埽其場上粟麥盡皆畢矣於是設兩樽之酒曰朋酒斯爲飲酒之饗禮其牲用大若有大夫來至則相命曰殺羔羊大夫尊故特爲殺羊乃升彼公堂序之上舉彼兕觥之爵以誓告衆人使無違於禮於是民慶公使得萬壽之無有疆境之時美先公禮教周備爲民所慶賀也鄭以爲朋酒斯饗民事畢國君閒暇設朋輩之尊酒斯饗羣臣作大飲之禮曰殺羔羊以爲殺羞羣臣皆升彼公堂之上有司乃舉彼兕觥以誓羣臣使無犯禮者羣臣於是要君曰君萬壽無疆餘同○傳冰盛至冰室○正義曰月令季冬冰

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注云腹堅厚也此月日在北陸
冰堅厚之時昭四年左傳說藏冰之事云深山窮谷於是乎
取之是於冰厚之時命取冰也左傳言取冰於山林故連言之
林者以山木曰林故連言之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處
納於凌陰是藏冰之處也案天官凌人云正歲十
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此言凌陰始得為凌室者凌
也杜子春云三其凌者三倍其冰注云凌冰室也三之者為消釋度
直言凌此亦得為凌室者凌冰一物既云斬冰而又云三其凌者彼
則是斬冰二倍多於凌室之所容故知三其凌者謂凌室之
不然單言凌者止得為冰体不得為冰即以其月納之此言三之日
納于凌陰四之日即出之此言三之日納之即出之又早者鄭
玄云龜七晚寒故可夏正月冰先鬻鑿
冰夏二月仲春大蔟用事陽氣出始温故礼應開冰先薦寢
廟言由寒晚得晚納冰依礼須早開故也月令孟春律中大
蔟二月律中夾鍾言二月大蔟用事者以大蔟為建寅之月
呂呂者助律宣氣律統其功故雖至二月猶云大蔟用事
義古者至敬備○正義曰自於是乎用之以上皆昭四年左
傳文彼說藏冰之事其末云七月之辛章藏冰之道與此同
故具引之釋天云北陸虛也西陸昴也孫炎曰陸中也北方
之宿準為中也西方之宿昴為中然則日在北陸謂日躔

光方之中宿是建丑之月夏之十二月也劉歆三統歷術十
二月小寒節日在女八度大寒中日在危一度是大寒前一
日日躔在虛於此之時可藏冰也西陸朝覿而出之謂日月
已過昴星在畢二度星在日中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中
昴星已十二度昴星
在日中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
藏之惡謂建丑之月朝見也於此之時可出冰也祭司寒而
謂建卯之月前黑以祭主寒之神開此冰也二月開冰君始
用之未賜臣也至於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賀禽於
是乎晉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服虔云祿位謂大夫以上賞
客食喪有祭祭祀是其晉用之事也服虔以西陸朝覿而出
之謂二月日正東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方奎也出矣
故以是時出之給賓客喪祭之用服說如此知冀不與同者
以鄭吞孫皓云西陸朝覿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礼曰夏班冰君始
用之是也是鄭以西陸為昴畢朝覿當為昴星朝見也鄭意必然以然者以
西陸為昴畢正又西陸朝覿謂四月月與服異也鄭意必然以然者以
見也故知出之為四月開也傳下句說言祭司
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乃謂十二月初開之耳
傳言祭寒而藏之不言司寒無
云以享司寒下曰重述其事略
其司字蓋以經有藏冰故

二事故略引下句以當之不引上句故上句之意加司字以足之服虔云司寒司陰之神玄冥也將藏冰致寒氣故祀其神鄭意或亦然也箋又引其出之以下者解此藏冰之意言為此頒冰故藏之也傳文其出之也在司寒之上此引之者以其不證經文故退令在下月令仲春天子乃鮮羔開冰先薦寢廟月令文也彼作斛羔開冰祭韭者蓋以時韭新出故用之證經獻羔之事在二月也祭韭亦以薦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王以冰頒賜羣臣凌人春薦韭亦以薦新物故薦之也周禮凌人之職夏王以冰頒賜羣臣注云暑氣盛王以冰頒賜羣臣為之刷清也秋涼冰不用可以清除其室也案傳以啓之下云心出而畢賦又云火出於夏為三月則是三月須冰周禮言夏頒冰者凡言時事揔文耳故傳言夏頒冰者兼秋冬人之職事揔接連冰以暑乃漸之故當在於三月火始見四月則是火出之後故傳以火出言之上章蚤完繕牢具是備暑之事故此章又說繕冰是備暑之事言后稷先公礼教備也以序言若后稷故兼言也○傳肅繕至羔羊○正義曰肅音迹繕故為繕也霜降收縮萬物言物乾而縮聚也月令季春行冬令則草木皆滿注云滿謂枝葉縮聚乾燥之意也沆器謂之滌則是淨義故為掃地之勇士入君之滌掃其場朋者輩類之言此言朋酒則酒有兩壺故言朋

薄曰朋掃場是農人之事則貴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與焉加以羔羊言曰殺羔羊是貴人飲酒以狗為牲大夫而始發此言故稱曰也鄉人飲酒禮薦事重故以饗言之讀說用樂之事云饗實或作饗飲酒注云鄉飲酒升歌小雅礼盛者進取是鄉飲酒之序得稱饗也此鄉人用狗祭祀以禮屬民而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不齒注云正齒位者為民三時務農業閑於礼至此農隙而教之事長養老見孝悌之道也鄉人雖為鄉大夫必來觀禮是鄉人飲酒有大夫與之也鄉飲酒礼自是三年賓能之禮而黨正飲酒之禮亦與之同鄉飲酒經云薦兩壺於房戶之間有玄酒是用兩壺也記云其牲狗注云狗取擇人是鄉人以狗也王制云大夫無故不殺羊是行礼飲酒有故得用羊故云大夫加以羔羊也此實黨正飲酒正有一黨之人傳言鄉人者以黨正飲酒故也鄉飲酒義注云黨屬或則鄉之所居州黨鄉大夫親為主人則解黨正飲酒得名鄉人之意也○箋十月至農臣○正義曰箋以下云豳俗公堂是舟君之堂憙壽無疆是憙君之辭又狗不周羊故易傳以為斯饗謂国君閑於政事而饗宰臣也

正飲位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之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二　九七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拒政之意○鴟鴞上尺之反下吁嬌反鴟鴞鳥[illegible]者唯李反本亦作貽此從尚書本也

疏鴟鴞四章章五句至鴟鴞焉○正義曰此鴟鴞詩者周公所以救亂也毛以爲武王既崩周公拒政管蔡流言以毀周公又導武庚與淮夷叛而作亂將危周室周公東征而滅之以救周室之亂也於是之時成王仍惑管蔡之言未知周公之志疑其將篡心益不悅故公乃作詩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以貽遺成王名之曰鴟鴞焉經四章皆言不得不誅管蔡之意鄭以爲武王崩後三年周公將欲攝政管蔡流言周公乃避之出居於東都周公之屬黨與知將拒政者見公之出亦皆奔亡至明年乃爲成王所得此臣無罪而成王罪之罰殺無辜是爲国之乱政故周公作詩救止成王之乱於時成王未知周公有攝政成周道之志多罪其屬黨故

公乃爲詩言諸臣先祖有功不實誅絕之意以怡悅王心名之曰鴟鴞焉四章皆言不宜誅穀屬臣之意定本貽作遺字則不得爲怡悅也○箋未知至之意○正義曰金縢云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於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注云罪人周公之屬黨與知居挕者周公出皆奔今二年蓋爲成王所得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其家而不取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豳凡鴟鴞也鄭讀辟爲避以居東爲避居於時周公未挕故以未知周公之志者謂未知其欲挕政之意訓怡爲悅言周公作此詩欲以救諸臣悅王意也毛雖不注此序不解尚書而首章傳云寧亡二子不可毀我周室則此詩爲誅管蔡而作之此詩爲誅管蔡則罪人斯得謂得管蔡也周公居東爲出征我之不辟欲以法誅管蔡既誅管蔡然後作詩不得復名爲貽悅王心當訓貽爲遺謂作此詩遺成王也公刘序云而獻是詩此云遺者獻者臣奉於[illegible]之辟遺者流傳致達之稱彼召公作詩奉以戒成王此周公自述己意欲使遺傳至王非奉獻之故與後異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

興也鴟鴞鶉鴞也無能毀我室者攻堅之故也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箋云重言鴟鴞者將述其意之所欲言丁寧之也室猶巢也鴟鴞言已取我子者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時周公竟武王之喪欲攝政成周道致太平之功管叔蔡叔等流言云公將不利於孺子成王不知其意而多罪其屬黨興者喻此諸臣乃世臣之子孫其父祖以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若誅殺之無絕其位奪其土地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鶉乃丁反鄁音甯鴟音決鶉鴟似黃雀而小俗呼之巧婦重直州反大平音泰孺本又作孺如往反誚在笑反

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恩愛鬻稚閔病也稚子成王也箋云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當哀閔之此取鴟鴞子者言稚子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亦宜哀閔之○鬻由六反徐居六反一云賣也

疏鴟鴞至閔斯○王以爲周公既誅管蔡王意不悅故作詩以遺王假言人取鴟鴞子者言鴟鴞鴟鴞其意如何乎其言人已取我子我意寧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巢室以其巢室積日累功作之攻堅故也以興周公之意如何乎其意言寧亡管蔡無能留管蔡以毀我周室以其周室自后稷以來世滿得致有此王基篤厚堅固故也又言管蔡罪重不得不誅之意周公言已甚愛此甚惜此二子但爲我稚子成王之病

以此之故不得不誅之也鄭以爲成王將誅周公之屬臣周公爲之詩言鴟鴞之意如何乎言人既取我子幸無毀我室以其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不欲見其毀損以喻成王若誅此諸臣幸無絕其官位奪其土地以其父祖勤勞乃得有此故愛惜之不欲見其絕奪又言當此幼稚之子來取我子之時其鴟鴞之意殷勤於此稚子稚子當哀閔之不欲毀其巢以喻言屬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此成王成王亦宜哀閔之不欲絕其官位土地此周公之意實請屬臣之身但不敢正言其事故以官位土地爲辭耳閔下斯字箋傳皆爲辭耳○傳鴟鴞至周室○正義曰鴟鴞鴞鴞釋鳥文舍人曰鴟鴞一名鵂鶹也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鵂鶹陸機疏云鴟鴞似黃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窠以麻紩之如刺襪然縣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鵂鶹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羸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襪雀或曰巧女無能毀我室者謂鴟鴞之意唯能亡此子無能留此子以毀我室此鴟鴞非不愛子正謂重其巢室也淳以此詩爲管蔡而作故云寧亡二子不可以毀我周室於時殺管叔而放蔡叔故言寧亡二子○箋重言至由然○正義曰人居謂之室鳥居謂之巢故云至猶巢也周公竟武王之喪謂崩後三年除喪服也成王不知其意多罪其屬黨即

金縢云罪人斯得是也此實無罪謂之罪人者金縢注云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也罪其屬黨言將罪之箋又言若誅殺之明時實未加罪也以興爲取象鴟鴞之子宜喻屬臣之身故以宣喻官位土地也金縢之曰鴟鴞之下云王亦未敢誚公是有誚公之意但未敢言耳故云王意欲誚公此之由然其言由此詩也金縢注云成王非周公意未解今又爲罪人言欲讓之推其恩親故未敢欲誚公之意作此詩然以怡悅王心致使王意欲誚公乃是更益王忿而言以怡王者成王謂公將裏故罪其屬臣公若實有裏心不敢爲臣欲請今作詩與王言其屬臣無罪則知公不爲書事亦可明未悟故欲誚公既悟自當喜悅異上之悟故作此詩是公意欲以怡悅王也王肅云案經傳內外周公之黨具存成王無所誅殺橫造此言其非一也設有所誅不救其無罪之死而請其官位土地緩其大而急其細其非二也設已有誅不得云無罪其非三也馬昭云公黨已誅請之無及故但言請子孫土地斯不然矣案鄭注金縢云傷於屬臣無罪將死箋云若誅殺之則鄭意以屬臣雖爲王得罪猶未加刑馬昭之言非鄭旨也公以王怒猶盛未敢正言假以官位土地爲辭實欲冀存其人非是緩大急細棄人求士鄭之此意亦何過也○傳恩愛至成王○正義曰有恩必相愛故以恩爲愛釋言云鷹

稚也郭璞曰鸋一作鴂是鸋鳥為稚也閔病釋詁文言鸋子之
病則謂管蔡作亂病此鸋子故知鸋子成王也王肅云勤惜
也周公非不愛惜此二子以其病此成王則傳意亦當以勤
為惜○箋鴟鴞至閔之○正義曰箋亦以此經為興恩之言
設也以鴟鴞之意殷勤於稚子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於成
王假言鴟鴞之意愛惜巢室亦假言諸臣之先臣愛惜土地
皆假為之辭非實有言也要云言取鴟鴞子者稚子也則
稚子謂巢下之民金縢注云鸋子所誠王所若經解喻尊位
言昊天
許王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
迨及徹剝
也桑土桑根也箋云綢繆猶纏綿也此鴟鴞自說作巢至苦
如是以喻諸臣之先臣亦乃文武未定天下積日累功以固
定此官位與土地○迨音待徐又勑政反土音杜注同小雅
同韓詩作杜義同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亦作䖪桑皮也
音同綢繆上直留反下莫侯反
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箋云我至苦矣今女我巢下之
民寧有敢侮慢欲毀之者乎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
先臣固定此官位土地亦不欲見其絕奪○恚於季反
疏
迨天至侮予○毛以為自說作巢至苦已及天之未陰雨
之時取彼桑根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成此室巢以喻先公先
王亦由備其勤積其日累勞以得成其王業致此王功甚艱難者
是今汝下民管蔡之屬何由或敢侮慢我周室而作亂乎故
不得不誅之○鄭以為鴟鴞及天之未陰雨之時剝彼桑根
以纏綿其牖戶乃得有此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及文武未
定天下之時亦積日累功乃得定此官位土地鴟鴞以勤勞
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寧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乎
不欲見其毀損意欲恚怒之以喻諸臣之先臣甚惜此官位
土地汝成王意何得絕我官位奪我土地乎不欲見其絕奪
意欲恚怨恨之言鴟鴞之惜室巢猶先臣之惜官位土地鴟鴞
欲恚怒巢下之人喻先臣亦有恨於成王王勿得誅絕之也
○傳迨及至桑根○正義曰迨及釋言文徹即剝脫之義故
為剝也取欲桑土明為鳥巢明是桑根在土剝取其皮故知
桑土即桑根也王肅云鴟鴞及天之未陰雨剝取彼桑根以
纏綿其戶牖以興周室積累之艱苦也下經無傳但毛以此
詩為管蔡而作必不得同鄭為興王肅下經注云今者周
公時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謂
管蔡之屬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傳意或然○箋我至絕
奪○正義曰箋以此為諸臣設請故亦為與巢下之民賢
其室故竟欲恚怒之此是臣請於君而欲恚怒
者鴟鴞之恚怒喻先臣之怨恨耳非恚怒王也
予手拮据

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 拮据撠挶也荼雚苕也租爲瘏病也

手病口病故能免乎大鳥之難箋云此言作之至苦故能攻堅人不得取其子○拮音吉又音結据音居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捋力活反荼音徒畜勑六反本亦作畜租子胡反又作租如字韓詩云積也屠本又作瘏音徒撠京劇反本亦作戟揭俱局反說文云持也雚音丸苕音條進乃旦反

曰予未有室家 謂我未有室家箋云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

疏 予手至室家○毛以爲鴟鴞言已作巢之苦予手撠挶其旦予所捋者是荼之草也其室巢所用者皆是予之所蓄爲予手口盡病乃得成此室巢用免大鳥之難喻周之先王亦勤勞經營乃得成此王業用免侵毀之患我先王爲此室家勤苦若是管蔡之輩無道之人輕侮雅子弱寡王室乃爲言曰我此稚子未有室家欲侵毀之故不可不誅殺也○鄭以爲鴟鴞手口盡病以勤勞之故攻堅之故人不得取其子假有取其子仍不得毀其室巢以喻諸臣之先臣以勤勞之故經營之故王不得殺其子孫假使殺其子孫仍不得奪其官位土地鴟鴞又言已所以勤勞爲此室巢者曰予未有室家故勞力爲此是以今其惜之喻屬臣之先臣所以勤勞爲此功業者亦

由未有官位土地故勤力得此是以今其惜之王若殺此諸臣不得奪其官位土地也○傳拮据至之難○正義曰說文云撠持撠挶謂以手瓜挶持草也七月傳云薍爲萑此言萑苕謂薍之秀穗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租訓始也物之初始必有爲之故云租爲也瘏病釋詁文經言予口卒瘏直是口病而已而傳兼言手病者以經予手拮挶言手予所將荼不言手則是用口也予所蓄租文承二者之下則手口並兼之上既言手而口文未見故又言予口卒瘏言口病明手亦病也且卒瘏謂尽病苦唯口病不得言尽故知手口俱病鴟鴞小鳥爲巢以自防故知求免大鳥之難也○傳謂我未有室家○正義曰傳以曰者稱它人言曰則此句說彼作亂之意曰予未有室家管蔡意謂我稚子未有室家之道故輕侮之上章疾其輕侮故此章言其輕侮之意也曰者陳其管蔡之言予者還周公自我也王肅云我爲室家之道至勤苦而無道之人弱我稚子易我王室謂我未有室家之道

予羽譙譙

予尾翛翛 譙譙殺也翛翛敝也箋云手口既病羽尾又殺敝言已勞苦甚○譙字或作樵同在消反翛素彫反注同殺色界反又所例反下同

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嘵嘵翹翹危也嘵嘵懼也箋云巢之翹翹而危以其所託枝條弱也以喻今我子孫不肖故使我家道危也○翹祁消反漂匹遙反嘵呼堯反懼音遽（疏）予羽至嘵嘵○毛以為鴟鴞言作巢之苦予羽譙譙然恐懼告愬之意既病羽尾殺瞭乃有此室巢以喻先王勤脩德業勞神竭力得成此王業鴟鴞又言室巢雖成翹翹然而危又為風雨之所漂搖此巢將毀予是以維音之嘵嘵然而恐懼以喻王業雖成今成王幼弱而為凶人所振蕩周室將毀故周公言已亦嘵嘵然而危懼由管蔡作亂使聖人憂懼若此故不得不誅之意也○鄭殺弊尽同但所喻者別喻屬臣勤勞有此官位土地今子孫不肖使我家道危也又為成王所漂搖將誅絶之我先臣是以恐懼而告急也予維音嘵嘵嘵嘵喻告訴之意也○傳譙譙殺消消敝○正義曰此無正文也以此言鳥之羽尾疲勞之狀故知為殺敝也定本消消作脩脩也○傳翹翹危嘵嘵懼○正義曰王肅云言尽力勞病以成攻聖之巢而為風雨所漂搖則鳴音嘵嘵然而懼以言我周累世積德以成篤固之国而為凶人所振蕩則已亦嘵嘵而懼

鴟鴞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成王既得）

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拠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乃東伐之三年而後歸耳分別章意者周公於是志伸美而詳之○歸勞力報反思息嗣反女音汝樂音洛（疏）東山四章章十二句至東山乎○正義曰作東山詩者言周公東征也周公拠元年東征三監淮夷之等於三年而歸勞此征歸之士莫不喜悦大夫美之而作是東山之詩經四章淮皆是勞辞而每章分別意異又歷序之一章言其完也謂歸士不與敵戰身體完

全經云勿士行枚言無戰陳之事是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謂歸士在外妻念之也經說果贏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經說果贏等乃令人憂思是其思也穹窒以待征人是室家之望也四章樂男女得以及時也謂歸士末久室家必望經說洒掃及時也謂歸士將行新合昏礼經言舍奠于飛說其成婦之事是得其使人民序其民之情意而閔其勞苦之役所以喜悦此民也民有勞苦唯恐民上不知今序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悦忘其勞苦古人所謂悦以使民民忘其死者其唯此東山之詩乎言唯此東山之詩可以當忘其死之言也三年而歸雖出於經此三年之文而摠序四章非独序彼一句也序所歷言不序章句皆同系得於一章說之序其情而閔其勞其意足以慕之歸士卒徵戰勞苦尤深故序歸士卒徵戰勞意尤深故序歸士卒周公親征洎將率同苦以使民民忘其死是周易兌卦彖辞文王之舊語此東山堪當之說云其唯東山乎○箋成王至詳之○正義曰金縢云天大雷電以風王與大夫尽弁以啓金縢之書王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注云新迎改生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於東與之歸尊任之言自新而迎明是成王親迎之辞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將征成王三監三叔蔡叔霍叔三人為武王之臣管叔為長監殷國者也尹氏言於周公謂不利於成王周公遂攝政攝政謀因逐其惡聞通淮夷與之俱叛此以居攝二年之時繫之武王崩者其惡之初也崩始也是三監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事也攝政元年即東征之年也三年而歸耳書序注云其攝二年出三年者謂叛時在二年出三年始東征也時實周公獨行言出成王者彼注云誅之者周公意也而言相成王者自迎以成王動溯故言相成王耳非與成王俱來也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国是皇傳曰四国管叔商奄此言商奄者據書序之成文耳此序獨分別章意諸侯周公於是志意伸本勞歸士之情丁寧委曲之辞也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慆慆言久也蒙雨貌箋云此四句皇序語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慆徒刀反又吐刀反濛莫紅反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公旂有稽公潤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此倫之次也有稽之言留也箋云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悲彼義反為于偽反制彼裳衣勿士行枚猶無也女制彼裳衣

而來謂兵服也亦初無行陳衛枚之事言前定也春秋傳曰
吉用兵者不陳之士行毛音備鄭音胡王戶剛反枚莫杯反
鄭注周礼云枚如箸銜於頭中無行戶剛反陳直震反又下同

在桑野 蜎蜎蠉貌桑野有似勞苦者古者声實填塵同也之音田又音珍一音東字書云塞也
亥反蠉音蜀丞之承反實音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大千反從宂下真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云古声同案陳完奔齊以国為氏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回反注同
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声同
毛以為敦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誠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中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吉用兵者不陳之士亦幸而在車下而宿
其衣裳苦苦述其勤労周念之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回反注同
毛以為敦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誠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亥反蠉音蜀丞之承反実音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大千反從宂下真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云古声同案陳完奔齊以国為氏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回反注同
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声同
毛以為敦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誠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蜎蜎者蠉烝 蜎於緣反蠉音蜀烝之承反
蜎蜎然蠉行久
貌烝衆也箋云蠉蠉然行久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中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而宿
吉用兵者不陳之士亦幸而在車下而宿
其衣裳苦苦述其勤労周念之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而宿
毛以為敦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誠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蜎蜎者蠉烝 蜎於緣反蠉音蜀烝之承反
蜎蜎然蠉行久
貌烝衆也箋云蠉蠉然行久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中蜎蜎者蠉烝
蜎於緣反蠉音蜀烝之承反
蜎蜎然蠉行久
貌烝衆也箋云蠉蠉然行久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亥反蠉音蜀丞之承反実音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大千反從宂下真填塵依字皆是田音又音珍亦音塵鄭
云古声同案陳完奔齊以国為氏

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敦都回反注同
史記謂之田氏是古田陳声同
毛以為敦敦然獨宿於車下也誠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蜎蜎者蠉烝 蜎於緣反蠉音蜀烝之承反
蜎蜎然蠉行久
貌烝衆也箋云蠉蠉然行久
有勞苦之心○敦都回反注同
周公言我往之東山征
伐四国倘倘然久不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
乃陰雨既得帰矣我来自東方之時道上既遇雨
落之雨其濛濛然汝在軍之士久不得帰又遇雨
落若苦之甚周公既序帰士之情又復自言己意我在東方
士曰帰之時我心則念西方
設兄弟勲見父母之朝故心念西而悲
在外幸得完全故雖制彼衣服裳衣而来得無事而帰久労
在軍無事於行陳衛枚故戦也又言
雖無戦陳実其労苦朝晩然者桑中之蠉虫常久在桑野之

義曰枚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陳大閱之禮數戰云遂
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箸銜之有繣結項中軍法止語爲相
疑惑具枚爲細物也○箋勿猶至不陳○正義曰此言東征
之事故知制彼裳衣謂兵服也初無猶本無言雖是征伐本
無行陳銜枚之事言謙前自定不假戰鬭而服之也言前敵
自定當應速耳而三年始歸者以其叛国既多須圍守以服
之故引春秋傳者莊八年穀梁傳曰善爲国者不師善師者
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此是言善用兵者不陳常武
箋云善戰者不陳行與彼異者鄭以義言之○傳蜎蜎至烝
寘○正義曰釋虫云蚅烏蠋樊光引此詩郭璞曰大虫如指
似蠶韓子云虫似蠋言在桑野知是桑虫烝寘釋言文彼作
塵○箋蠋至塵同○正義曰蠋在桑野是其常處實非勞苦
故云似有勞苦軍士獨宿車下則是有勞苦故下箋云似有
勞苦以不實者明其在桑野亦卑下非事相類故也傳
訓烝實也故轉實爲久而釋詁云塵久也乃作塵字故
易辨之古者實塡塵三字音同叫時借而用之故也 我
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之
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場熠

燿宵行 果臝栝樓也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町畽鹿迹
也熠燿燐也燐螢火也箋云此五物者家無人則
然令人感思○臝力果反施羊豉反伊威並如字或傍加虫
者後人增耳室本或作堂蛸也蠨音蕭說文作蠨音夙蛸所
交反郭音蕭町他典反或他頂反宇又作圢音同畽本又作
疃他短反字又作壙熠以執反燿以照反栝古活反蔞音
於爲反委黍鼠婦也本或並作虫旁踦起宜反今詩義長踦
長脚蜘蛛又巨綺反又其宜反居綺反燐良刃反字又作粦
螢惠丁反令力呈反思息嗣反 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箋云伊當作繄繄
猶是也懷思也室
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爲憂思○繄於奚反又作繄 (疏) 傳果臝至螢火○
正義曰釋草云果
臝之實栝樓李巡曰栝樓子名也孫炎曰齊人謂之天瓜本
草云栝樓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青黑色六月華七月實
如瓜瓣是也伊威委黍釋虫文舍人曰伊威一名委
黍蠨蛸名長踦郭璞曰舊說伊威鼠婦之別名長踦小蜘蛛
長脚者俗呼爲喜子說文云委黍鼠婦也陸機疏云伊威一
名委黍一名鼠婦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蠨
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虫來著人衣當
有親客至有喜也幽州人謂之親客亦如蜘蛛爲羅網居之

是也鹿場者場是踐地之處故知町疃是鹿之跡也熠燿
螢火之虫飛而有光之貌故云燿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
火也釋虫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案諸文皆不言螢火為燐惟南子
云久血為燐詩傳云謂良死之血為鬼火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為鬼
火或謂之燐未為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
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經火近得實矣天然則毛以螢火為燐非也

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
征聿至垤堆蟻也將陰雨則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
而喜也箋云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行者於陰雨
尤苦歸念之則歎於室也穹窒塞洒灑掃也穹窒鼠穴
也而我君子行役述其日月今且至矣言婦望也○鸛本又
作雚古玩反垤田節反洒所解反又所綺反好呼報反埽南門反有敦
瓜苦烝在栗新敦徒端反又徒回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緣力菊反衆新
也箋云此又言婦人思其君子之居處

[illegible]詩如氓之蚩蚩傳云蚩蚩敦厚之貌箋云蚩蚩
[illegible]有苦者以喻其心苦也烝塵栗
[illegible]新於事尤苦也古者声栗烈同也
○敦徒丹反注同栗毛如字鄭音列韓詩作緣力菊反衆新
也辀徒端反下同緻張衛反又辦庐遍反又白箕反說文云瓜
中实也沈薄閑反

自我不見于今三年（疏）鸛鳴至三年○毛以為上四句說婦
士之情以四句說其妻思望之也思而不至閔其勞苦言有
辀辀然繫絕於壹者氓也辦甚苦既繫苦於壹役如勞
苦而其辦甚苦也又憂軍事是
心又苦也其苦如何衆軍士皆在新之役是其苦也君子
既有此苦已久不得見我不見君子以來於今三年矣
所以思之甚也鄭以烝為久言君子久在新之役餘同○
傳垤堆蟻至而喜○正義曰釋虫云蚍蜉大蟻小者蟻舍人曰
蚍蜉即大蟻也然則蟻是小蚍蜉也此虫穴
處羣土為冢以避溼鸛鳥鳴於其上故知垤是蟻冢也將欲
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是蟻避溼而上冢鸛是好
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陸機疏云鸛鸛雀也似鵝
而大長頸赤冢白身黑尾翅翮上作巢大如車輪卻如三升
[illegible]望見人按其子令伏在舍去一名貪爰一名黑兔一名背
窻一名皂裙又尼其巢一傍為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猶

瓜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傳敦猶至又苦○
正義曰敦是瓜之繫蔓之貌故轉爲專言瓜繫於蔓專專然
也烝衆釋詁文以瓜之苦喻君子心內苦繫於蔓又似苦似
喻君子繫於軍是事苦故言心苦事又苦即析薪是也○箋
此又至裂同○正義曰此申傳心苦事又苦之意也以軍之
苦在久不在衆故易傳以烝爲塵訓之爲久析薪是分裂之
義不應作栗故辨之云古者聲栗裂同
故得借栗爲裂不是字誤故不云誤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箋云凡先著此四句者皆爲序歸士之情○爲于僞反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 箋云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士始行之時新合昏禮今還故極序其情以樂之○樂音洛下同

之子于歸皇駁其馬 黃白曰皇騮白曰駁箋云之子于歸謂始嫁時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駁邦角反

親結其縭九十其儀 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九十其儀言多儀也箋云女嫁父母既戒之庶母又申之九十其儀喻丁寧之多○褘許韋反衿繫佩帶其鴆反帨始銳反

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言久長之道也箋云嘉善也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也又極序其情樂而戲之

疏 倉庚至之何○毛以爲倉庚上始行之時新合昏禮序其男女及時以戲樂之言倉庚之鳥往飛之時熠燿其羽甚鮮明也以興歸士之妻初昏之時其衣服甚鮮明也是子往歸嫁之時所乘者皇其馬駁其馬言其車服盛也其母親自結其衣之縭九種十種其威儀多也言其嫁既及時而又威儀具足本其新來時則甚善矣似不知其久時復如之何言本時甚好不知在後當然以否所以戲樂歸士之情也○鄭以倉庚爲記時言歸士之事於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時而是子往歸嫁其新孔嘉謂本初日其新來之時則甚善不見已三年今其久矣不知今日如之何序其自東來歸未到家之時言以戲樂之餘同○箋倉庚至樂之○正義曰鄭以仲春爲昏月月令仲春倉庚鳴序云樂男女得以及時故知作者以倉庚鳴爲嫁娶之候歸士始行之時以仲春新合昏禮也毛以秋冬爲昏此義亦興於鄭宜以倉庚爲興王肅云倉庚羽翼鮮明以喻嫁者之盛飾是也然則不言及時者舉其嫁之得禮明亦及時可知也○傳黃白至曰駁○正義曰釋畜文舍人曰騮赤色名曰駁也黃白色名曰皇也孫炎引此詩餘皆不解騂白之義黃白曰皇騮馬色有黃處有白處則騮白曰駁謂馬色有駁處

有白處舍人言駢馬名白馬非也孫炎曰駢赤色也○傳縭
婦至多儀○正義曰釋器云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綾也孫炎
曰褘帨巾也郭璞曰即今之香纓也褘邪交絡帶繫於體因
名為褘綾繫也此女子既嫁之所著示繫屬於人義見礼記
詩云親結其縭謂母送女重結其所繫著以申解之說者以
褘為帨巾失之也母戒女礼施衿結帨士昏礼文彼注云帨
佩巾也不解衿之形象內則云婦事舅姑衿纓綦屨注云衿
猶結也婦人有衿纓示有繫屬也然則衿謂纓也衿先不在
身故言施帨則先以佩訖故結之而已傳引結帨證此結縭
則如孫炎之說亦以縭為帨巾其意異於郭也內則云男女
未冠笄者總角衿纓皆佩容臭郭以縭為香纓云義見礼記
謂此也案昏礼言結帨此言結縭則縭當是帨非香纓也且
未冠笄者佩容臭又不是示繫屬也郭言非矣數從一而至
於十則數之小成舉小與十言其多威儀也○箋女嫁至之
多○正義曰士昏礼云父遂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
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及門內申
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听宗尔父母之言夙夜無愆是
戒之申之之事也引此者解母必親結之意言九又言十者
喻其威儀丁寧之多也斯干傳曰婦人質無威儀此言多威
儀者婦人無男子之礼揖讓周旋之儀耳其舉動威儀則多
也○傳言久長之道○正義曰舊訓為久也言久長之道
未知善惡所以戲之○箋嘉善至戲之○正義曰箋以此序
婦士之情當樂以當時之事不宜言久長之道故易傳以為
嘉樂時甚善至今則久矣不知其如何以戲樂此婦士也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八 八之三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 廿八

毛詩國風　鄭氏箋　孔穎達疏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惡四国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惡烏路反注同

疏 破斧三章章六句至国焉○正義曰三章上二句惡四国下四句美周公經序倒者經以由四国之惡而周公征之故先言四国之惡後言周公之德序以此詩之作主美周公故先言美周公也○箋惡四至周公○正義曰案金縢流言者管叔及其羣弟耳今并言惡四国流言毀周公者書傳曰武王殺紂繼公子祿父及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率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管蔡流言商奄即叛是同毀周公故并言之地理志云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国作乱則薄姑非奄君之名而云奄君薄姑者彼注云玄疑薄姑齊地名非奄君名是鄭不從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礼義国家之用也箋云四国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為大罪○斨七羊反說文云方鉞斧也隋徒

禾反河湯果反孔形狹而長也銎曲容反

周公東征四國是皇

四国管蔡商奄也皇国也

箋云周公既反揖政東伐此四国誅其君罪正其民人而已

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將大也箋云此言周公之哀我民人其德亦甚大也

疏 既破至之將。毛以爲斧斨者生民之所用以喻礼義者亦国家之所用有人既破我家之斧又缺我家之斨損其斧斨是廢其家用其人是爲大罪以喻四国之君廢其礼義壞其国用其君是爲大罪不得不誅故周公於是東征之周公所以東征者是止誅其四国之君正是四国之民主爲四国之民被誘作乱周公不以爲罪而正之此周公哀矜於我之民人其德亦甚大故美之。鄭以爲有人既破我之斧又缺我之斨此二者是爲大罪以興四国流言既破毀我周公之道又損傷我成王此二者亦是爲大罪故周公東征之餘同。傳隋銎至之用。正義曰如傳此言則以破缺斧斨喻四国破毀礼義故王肅云今四国乃盡破其用故孫毓云猶甘誓說言毀壞其三正耳然則經言我斧我斨乃是家之斧斨爲他所破此四国自破礼義與他破斧斨不類而云我者此礼義天子所制此四国破天子礼義故云我孫毓云王者立制其諸侯受制於天子故言我傳意[illegible]然也。箋四国至大罪。正義曰箋以此詩美周公惡四国則是惡毀周公耳不宜遠言其人破毀礼義故[illegible]傳以爲破毀周公損傷成王孫毓云周公不失其聖成王未爲賢君四国叛逆安能破周公損成王乎斯不然矣當管蔡流言之後商奄叛逆之初王與周公莫之相信於時周室迫近危亡其爲毀損莫此之大何謂不能毀損若不能毀損自可不須征之誅此四国復何爲也且詩人疾其惡心故言缺破豈待殺害王身然後爲損傷也。傳四国至皇匡。正義曰書序云成王既黜殷命成王既伐淮夷遂践奄皆東征時事故四国是管蔡商奄知不数淮夷者以淮夷是淮水之上東方之夷耳此言四国謂諸夏之国故知不数之也書序皆云成王伐之此言周公東征者鄭於書序注凡此伐諸叛国皆周公謀之成王臨事乃往事畢則帰後至時復行然鄭意以爲伐時成王在焉故称成王鄭以爲周公避居東都成王迎而反之揖政然後東征於時成王已信周公故可每事一往毛無避居之義則東征之時成王猶有疑心不親詣周公而書序言成王者以周公揖政耳成王則爲主君統臣功故言成王此則專美周公據論实事故言周公東征也釋言云皇匡正也傳以皇爲匡箋又轉爲正。箋周公至而已。正義曰此四国之君據書傳禄父管叔皆見殺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止言徒之多少不知放之

何處書戶云成王既踐奄將迁其君於薄姑注云踐讀曰翦翦滅也奄既滅矣其君佼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便服於大国是奄君迁於齊也書傳云遂踐奄踐之者籍之也籍之謂殺其身執其家豬其宮如此則言奄君見殺與戶不同書傳非也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鑿屬曰錡。錡巨宜反字或作奇音同鑿屬也韓詩云斧屬曰錡。正義曰此與下傳云斧屬又作斨解云今之斧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吡吡化也。訛五戈反又作咶哀我人斯亦孔之嘉嘉善也

疏 傳訛化至嘉善。正義曰釋言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皆木屬曰錡鉞皆未見其文亦不審其狀也。傳訛化也正義曰釋言文既破我斧又缺我錡。木屬曰錡。錡音求徐又音斛韓詩云斨斧屬也一解云今之斧頭斧周公東征四國是遵遵循也箋云遵猶也。遵在羔反徐又在豹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休美也。休虛虬反

疏 傳遵循至休美。正義曰遵循訓為聚亦堅固之義故為堅固也言使四国之民心堅固也箋以為之不安故易之釋詁云遵斂聚也彼遵作孳音義同是遵得為斂言四国之民於是斂聚不流散也

破斧三章章六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成王既得

雷雨大風之変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聖德疑於王迎之礼是以刺之。柯古何反朝直遥反注及下篇同

疏 伐柯二章章四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伐柯詩者美周公也毛以為周公摂政東征四国既定仍任東上已作鴟鴞之後未得雷先之前羣臣皆知周公有成就周道之志而成王猶未知之故周大夫作詩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即經二章皆刺成王不知周公之辞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之秋得雷風之後啓金縢之前王意稍悟欲迎周公而朝廷大夫猶有不知周公之志故周大夫作此詩以美周公刺彼朝廷大夫之不知也經二章皆言王當以礼迎周公刺彼羣臣不知之也。箋成王至刺之。正義曰箋知此篇之作在得雷風之後者若在雷風之前則王亦未悟若有所刺當刺於王何以独刺朝廷若啓金縢之後則羣臣尽悟無所可刺故知是既得雷雨大風之変欲迎周公而朝廷猶有疑志所以刺之也論語云其在朝廷祭義言孝悌達於朝廷皆庶君朝謂之朝廷則知此言朝廷亦是成王之朝所刺必有其人故知刺朝廷羣臣之中有不知周公之聖者也毛氏魚不注序推鴟鴞之傳必無避居之事周

公初即揖政羣臣無有不知必不得同鄭刺羣臣也羣臣皆信周公唯有成王疑耳狼跋序云近則王不知此刺朝廷不知當亦刺成王不知王肅云朝廷斥成王孫毓云疑周公者成王也明周公者羣臣也書曰史與百執事曰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下至百執事皆明周公如此復誰刺乎且夫朝廷人君所專未有稱羣臣爲朝廷者漢魏稱人主或云国家或言朝廷古今同也曷以不言刺成王刺成王當在雅此詩三美周公故在豳風是以略言刺朝廷傳意或然雖刺成王與箋意異其所刺者亦在作鴟鴞之後得雷風之前何則作鴟鴞之時周公親自喻王王猶不悟大夫故應刺之君得雷風之後王意已漸開悟大夫不當刺王明所刺亦在雷風之前王肅以爲既作東山又追作此詩以刺王不知毛意然否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

柯斧柄也礼義者亦治国之柄箋云克能也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柄彼病反

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媒所以用礼也治国不能用礼則不安箋云媒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又先往○取七喻反本亦作娶

（疏）伐柯至不得○毛以爲柯者爲家之器用礼者治国之所用言欲伐柯以爲家用當如何乎非斧則不能以興欲取礼以治国者當如之何乎非周公則不能言斧能伐柯得柯以爲家用喻周公能行礼得礼以治国能執治国之礼者唯周公耳又言取妻如之何非媒則不得以興治国如之何非礼則不安以媒氏能用礼故使媒則得妻以喻周公能用礼故任周公則国治刺王不知周公而不任之也○鄭以爲伐柯之道非斧則不能唯斧乃能之言以類求其類喻王欲迎同公非賢不可往當使賢者先往亦以類求其類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以媒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故使媒則得之以喻王欲迎周公當使曉王與周公之意者先往以其能通二人之意故宜先使之言王當迎周公以刺朝廷之不知也○傳柯斧至之柄○正義曰考工記車人云柯長三尺博三寸厚一寸有半五分其長以其一爲之首注云首六寸謂門頭斧也柯其柄也是斧柄大小之度斧喻周公柄喻礼義斧能伐得柯喻周公能得礼柯所以供家用猶礼可以供国用故云礼義者治国之柄是以柯喻礼則知斧喻周公雖以斧喻周公斧不能自伐得何必人執之是人與斧共喻周公也人執斧能伐柯既伐得柯人又執柯以營家用喻周公能得礼既能得礼周公又能執礼以治国以此美周公也王肅云能執治国家之斧柄其唯周公乎是喻周公能執礼也○

箋克能至先往。正義曰克能釋言文箋以下云我覯之子
謂得見周公則二章皆勸迎周公之事故易傳言以類求其
類喻使賢者先往也。傳媒所至不妄。正義曰傳以下文
籩豆有踐籩豆礼器則此亦礼事故傳以上經與此皆喻礼
也正以媒為興者媒所以用礼喻周公能用礼取妻不以媒
則不能得妻喻治国不用礼則不能安国言周公能用礼以
安而王不知故刺之。箋媒者至先往。正義曰箋以媒者
通傳二姓之言勸迎周公而以媒為喻故易傳言當使曉王
與周公之意者先往孫毓云周公之恩帰患成王之未悟耳
王出郊而天雨反風禾則盡起精誠感天而况於人乎何須
賢者之先往也周公至聖見能未形非如讎敵尚相阻疑何
須問人重相曉喻乎鄭為此說者以為此詩之作在雷風之
後王実未迎周公致使朝臣尚惑假言迎意刺彼未知言王
以周公之聖欲其速反尚使賢者先行令人傳通其意說周
公宜還見疑者可刺耳非謂周公有疑須相曉喻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以其所願
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箋云則法也
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於柯所謂不遠求也王
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我覯之子籩豆有踐踐行列貌箋云

覯見也之子是子也斥周公也王欲迎周公當以飲食燕之饌
行至則歡樂以説之。覯古豆反踐賤淺反行戶郎反饌士
戀反樂音洛說音悅
（疏）伐柯至有踐。毛以為伐柯之以其則不
遠喻治国之法其道亦不遠何者伐柯者必用柯以伐
柯比而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在
遠也以喻交接之法願於上交於下願於下事於上其道亦
不遠也言有礼君子恕以治国近取諸己不須遠求能迎周
者唯周公耳我若得見是子周公觀其以礼治国則籩豆礼
器有踐然行列而次序矣凡事弘多不可徧舉言其籩豆有
列見礼法大行也。鄭以為伐柯伐柯者其則不遠舊柯
足以法之以喻王欲迎周公之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
之言衆人之心皆欲周公須還也我王欲見是子周公當以饗
燕之饌籩豆有踐然行列以待之言王迎周公當設酒殽不
知者也。傳以其至遠求。正義曰此傳言不遠求還近
取法於柯以喻交人之道不遠求還近取法於己故解不遠
求之義以其所願於上接己則以所願之事交於在己下者
以其所願於下之事已則以所願之事事於己之上者此皆
近取諸己所謂不遠求詩意言此者以有礼君子能以身恕
物言周公能為此也王肅云言有礼君子恕施而行所以治
人則不遠。箋柯至知之。正義曰箋以為勸迎周公之辭

故易傳言不遠者人心足以知之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詩言其則不遠彼言猶以為遠者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為遠○傳踐行列貌○正義曰以籩豆之器必行列陳之故以踐為行列貌毛以為此詩刺王不知周公皆不言王迎之事必不得如鄭以籩豆之饌迎周公也上句說恕以行礼則此當為任用有礼之人則得礼事陳設籩豆是行礼之器言籩豆有踐謂見其行礼也故王肅云我所見之子能以礼治国踐行列之貌籩豆行礼之物也傳意或然○箋觀見至說之○正義曰觀見釋詁文飲食之事聖人以之為礼今勸迎周公而言陳列籩豆是令王以此籩豆與周公饗燕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罭本亦作罭于逼反

疏 九罭四章首章四句下三章章三句至不知○正義曰作九罭詩者美周公也周大夫以刺朝廷之不知也此序與伐柯及同則毛亦以為刺成王也周公既拒政而東征至三年罪人及得但成王惑於流言不悅周公所為周公且止東方以待成王之召成王未悟不欲迎之故周大夫作此詩以刺王經四章皆言周公不宜在東是刺王之事鄭以為周公避居東都三年成王既得雷雨大風之變欲迎周公而朝廷羣臣猶有惑於管蔡之言不知周公之志者及啓金縢之書成王親迎周公反而居拒周大夫乃作此詩美周公迫刺往前朝廷羣臣之不知也此詩當作在歸拒政之後首章言周公下冝居東王當以袞衣礼迎之所陳是未迎時事也二章三章陳往迎周公之時告曉東人之辭卒章陳東都之人欲留周公是公反後之事既反之後朝廷无容不知序云美周公者則四章皆是也其言刺朝廷之不知者唯首章耳

九罭之魚鱒魴

鱒魴大魚也箋云設九罭之罟乃後得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器也興者喻王欲迎周公之來當有其礼○鱒才損反沈又音撰魴音房緵子弄反又子公反字又作緵罟音古今江南呼緵罟為百囊網也

我覯之子袞衣繡裳

所以見周公也袞衣卷龍也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往見之○袞古本反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子屋升龍於在上公怛畫降龍字或作卷音同卷畫冕反

疏 九罭至繡裳○毛以為九罭之中魚乃是鱒也魴也鱒魴是大魚如九罭

之小網非其宜以興周公是聖人處東方之小邑亦非其宜
王何以不早迎之乎我成王若見是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
往見之刺王不知欲使王重礼見之鄭以爲設九罭之網得
鱒魴之魚言取物各有其器以喻用尊重之大礼迎周公之
大人是處人各有其倫尊重之礼正謂上公之服王若見是
子周公當以袞衣繡裳往迎之○傳九罭至大魚○正義曰
鱒器云緵罟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九罭謂魚之所
入有九囊也郭朴曰緵今之百囊網也釋魚有鱒魴樊光引
此詩郭朴曰鱒似鱓子赤眼者江東人呼魴魚爲鮊陸機注
云鱒似鱓而鱗細於鱓赤眼然則百囊之網非小網而言得
小魚之罟者以其緵促網目能得小魚不謂網身小也發今
鱒魴非是大魚言大魚者以其雖非九罭密網此魚亦將不
漏故言大耳亦大於餘魚也傳以爲大者欲取大小爲喻王
肅云以興下土小國不宜久留聖人傳意或然○箋設九至
其礼○正義曰箋解網之與魚大小不異於傳但不取大小
爲喻耳以下句袞衣繡裳是礼之上服知此句當喻以礼往
迎故易傳以取物各有其器喻迎周公當有礼○傳所以至
卷龍○正義曰傳解詩言袞衣繡裳者是所以見公之服也
畫龍於衣謂之袞
故云袞衣卷龍

鴻飛遵渚

鴻不宜循渚也箋云鴻大鳥也不宜与鳥鷺之屬飛
而循渚以喻周公今[illegible]凡人處東都之邑
失其所也○鳧音符鷖鳥弓反又作翳

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周公未得礼也再宿曰信箋云信誠也時東都之
人欲周公留不去故曉之云公西歸而無所居則
可就女誠處是東都也今
公當歸復其位不得留也

疏

鴻飛至信處○毛以鴻者大
鳥飛而循渚非其宜以喻周
公聖人久留東方亦非其宜王何以不迎之乎又告東方之
人云我周公未得王迎之礼歸則無其住所故於汝東方信
宿而處耳終不久留於此告東方之人云公不久留就王不
早迎○鄭以爲鴻者大鳥不宜與鳧鷖之屬飛而循渚以喻
周公聖人不宜與兄人之輩共處東都及成王既語親迎周
公而東都之人欲周公即留於此故曉之曰公西歸若無所
居則可於汝之所誠處耳今公歸則復位汝不得留之美
公所在見愛知東人願留之○傳鴻不宜循渚○正義曰言
不宜循渚者喻周公不宜處東毛無避居之義則是東征四
國之後留住於東方不知其住所也王肅云以其周公大聖
有定命之功不宜久處下土而不見礼迎義爲喻亦同但又
爲避居處東故云與兄人耳○傳周公至曰信○正義曰信
周公未得王迎之礼也再宿曰信莊三年左傳文公未有所
屈之時故於汝信處處汝下國周公居東歷年而曰信者言

聖人不[illegible]失其所也[illegible]宿於外猶以為[illegible]故以[illegible]言之[illegible]
〇箋云信誠至得留〇正義曰釋詁云誠信也是信得為誠[illegible]
以卒章言無以公西歸是東人留之辭故知此是[illegible]
歸是告曉東人公既西歸不得遂信故易傳以信為[illegible]
西歸而無所居則誠處是東都也此章已陳告曉之[illegible]
卒章始陳東人留公之辭此詩美周公不宜發章既言不[illegible]
知東因論告曉東人之事既言告曉東人[illegible]
須見東人之意故卒章乃陳東人之辭

鴻飛遵陸[illegible]鴻所宜止

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宿猶處也 **疏** 公歸不復〇正義曰箋以為[illegible]
不復當謂不得復位毛以此章東征則周公[illegible]
以不復位為言也當訓復為反王肅云未得所以[illegible]
意或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illegible]
是東都也東都之人欲周公留之為君故云是以[illegible]
謂成王所齎來袞衣願其封周公於此以袞衣命留之[illegible]

無使我心悲兮 箋云周公西歸而東都之人心悲恩德之愛至深也[illegible]
疏 是以至心悲兮〇毛以為首章言王見周公當以袞衣[illegible]
王有袞衣而不迎周公故大夫刺之言王是以有袞衣[illegible]
但無以我公歸之道王意不欲[illegible]故云無以歸道又言王
當早迎周公無使我君[illegible]念周公而心悲兮〇鄭以為此是
東都之人欲留周公之辭言王是以有此袞衣兮王今齎來
願即封周公於此無以公[illegible]公西歸兮君以公歸我則思[illegible]王
無使我思公而心悲兮〇傳無與公歸之道〇正義曰周公
在東必待王迎乃歸成王未肯迎之故無與我公歸之道謂
成王不與歸也〇箋是東至西歸〇正義曰箋以為王欲迎
周公而羣臣或有不知周公之志者故刺之羣臣不知而王
欲迎公不得言無與公歸之道故易傳以為東都之人欲留
周公之辭首章云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自是之後時成王
實以上公服往故東都之人即願以此衣封周公也〇箋
公至至深〇正義曰東都之人言已將失周公故[illegible]心悲是心悲念
恩傳以為刺王不知則心悲謂羣臣悲故王[illegible]云公久不歸
則我心悲是大夫作者言已悲也此經直言心悲本或心下
有西衍字與東山相涉
西誤耳定本無西字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

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不失其聖者聞流言不惑王不知不怨終立其志成周之王功致太平復成王之位又爲之大師終始無愆聖德著焉○狼跋省郎當也跋音亦不反又疐末反字或作拔同正功于況反又大平音泰下大師大平同愆起然反【疏】狼跋二章章四句至其聖○正義曰作狼跋詩者美周公也以爲周公攝政之時其遠則四國言謗毀周公言將不利於孺子其近則成王不知其心周公實欲篡奪己位周公進退有難如此辭除四國成周道使天下大平而聖著明故周大夫美其詩美其進退有難而能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皆言進退有難不其美周公之意耳於經無所當也鄭以周公到四國流言而周公不惑不息攝政之心近則王不周公不怨不生忿懟之意卒得遂其心志成就周道是難也及致政成王之後公老而自退成王又留爲大師令左右是退有難也如此進退有難而聖德著明無故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經二章章以上二進退有難之事音不瑕是不失聖也序稱流言與王不知是進之難言退有難者不失其聖之中可以兼之矣○箋不失至著也○正義曰序言不失其聖是總美周公之言故箋具說周公進退有進能使聖德著明之意以流言之箋以流言與王不知是一時之事不宜分爲進退經云公孫碩膚則是遜位之後故以流言與王不知爲進有難也既遜而留爲大師是退有難也以此二者皆違周公之志是故俱名爲難進退有難爲終始無[redacted]所以美其不失其聖也毛不注序必知異於鄭者傳以公孫爲成王則此經所陳無周公遜位之事不得以留爲大師當退有難也傳言進退有難須兩事齊之明四國流言爲進有難王不知爲退有難能誅除四國攝政成功正是不失聖也

狼跋其胡載疐其尾

興也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箋云興者喻周公進則躐其胡猶始欲攝政四國流言辟之而居東都也退則跲其尾謂後復成王之位而老成王又留之其如是聖德無玷缺○疐本又作疐丁四反又陟值反躐力輒反跲其劫反又居業反難乃旦反[redacted]反[redacted]玷丁[redacted]反[redacted]

公孫碩膚赤舄几几

公孫成王也碩大膚美也[redacted]也赤舄人君之盛[redacted]也几几絢貌箋云公周公也孫讀當如公孫于齊之孫孫之言孫遁也周公攝政七年致大平復成王之位孫遁避此成公之大美欲老成王又留之[redacted]爲大師履赤舄几几然○孫舌如字鄭音遜爲音等[redacted]俱[redacted]反絢其

大臣以處相為進致政為退家為安故易傳也○傳
箋約貌○正義曰傳以雅訓孫也曹參小雅孫曾孫皆是成王以其是孫也頭大釋詁文貗赤鳥黑鳥注云正古服冕
鳥下有白鳥黑鳥然則赤鳥為之最上故云人君之盛發也發人注云服發者着服各有發也復下曰鳥弁下曰發古
之人言發以通於複今也言發以通於弟俗易語反然則發
鳥劉文自異散則相通故傳以發言之士冠礼云玄端黑屨
青約繶純爵弁纁黑約繶純純如也爵弁纁裳而絇繶縫中
成紕如刃衣帛在屨頭繶縫也發順裳色黃爵弁之屨以
黑為飾爵弁尊其屨飾以黃飾之加繶次繢次繢次云九
以爵弁祭服之尊飾之加繶次繢次繢次云九約貌謂鳥頭飾之貌
鳥必如繢次鳥色赤則約亦黑也王肅云言周公所以進退
有難者以後王之長大有之德能服盛服以行礼也○
箋周公至几几然○正義曰箋以上言公歸皆謂周公故以
此公為周公至几几然之意字間發之
孫為之奔秋昭二十五年經言公
孫於齊春秋之例內諱奔諱之辭言昭公逐而去位此周
公亦孫遁去位故讀如彼文孫遁釋詁文孫炎曰遁逃也
周公相政七年孫遁避成功之大美尚書傳有其事書序
云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

貶反遁反疏遁徒頓反狼進前則躓其胡頷退則跲其尾然猶不失其猛能殺傷禽獸以喻周公相政之時凌則四国陵言近則王不知其志進退有難然猶不失其聖能成道所以進退政者欲待公孫成王長大有大美之德能復赤鳥几几然盛服以行礼然後之故也○鄭以為老狼進則躓其胡退則跲其尾公將欲相政遭四国流言歸政成王二叔復叛為大師進退有難能不失其聖又美周公不失遜遁避此成功之大美復叛在王朝為大師之官履其赤鳥其鳥之飾几几然美其聖德故說其衣服也○傳跲躓踣郤頓猛○正義曰政躓處踣釋言文李巡曰政前行曰躓跲竹二反蹎即處也然則跲與蹎告足顛倒之類以政為躓者謂跲而前倒胡而前倒也退則跲其胡有胡謂垂胡進則躓其胡郤郤頓而倒於足上也政胡言狼處足亦足狼也文不可重故以處代之下章風其文明政上二耳載所以互相見也序言周公遠近有難不失聖德故知此經說狼進退有難而不失猛○箋異者至玷○正義曰下言公孫則遜位之後故以進則躓胡喻將欲相政退則跲其尾喻成王將之其周公

頭是成王晉之爲大師也上公九命得服兗冕故屨赤舄孫毓云詩書名例未有称天子爲公孫者成王之去豳公又已遠矣又此篇美周公不美成王何言成王之大美乎公宜爲周公箋義爲長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瑕過也箋云不瑕言不可疵瑕也○疵才斯反

疏傳瑕過○正義曰瑕者王之病玉之有瑕猶人之有過故以瑕爲過箋言無可疵瑕者亦是玉病言周公終始皆善爲無疵瑕也

狼跋二章章四句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八 八之三